通志堂經解

D 12
L411
196

程泰之禹貢圖論序

宋新安程泰之尚書以該洽直諒見知於孝宗嘗侍光宗潛邸講讀及即位以吏部尚書進龍圖閣學士致仕公老而得謝於家著書立言盡發所蘊今所傳演繁露攷古編雍録諸書辨證古今之譌謬訂正書傳之得失多卓然可觀者禹貢論五十二篇亦公所著辯江河淮漢濟黑水弱水七大川甚悉凡諸儒舍經泥傳註者一一正之又專論河汴二水之患爲後論八篇又爲山川地理圖因禹貢而備論歷代山川郡縣名稱改易以唐世地書爲正總爲四卷汪端明應辰見而歎爲不可及淳熙四年公爲刑部侍郎因

進講黑水陳其素所辯論孝宗嘉賞命進其全書付
祕閣其後公出知泉州同年舶使彭椿年始命教授
陳應行校而刊之圖本三十有一今僅存序說兼有
所缺攷歸熙甫爲跋時圖已不及見況又百餘年乎
夫古今之宇宙疆域大矣自非身所親歷安必其無
譌經所紀皆禹隨山刊木所身歷也後世爲傳註者
乃欲以一己見聞舉而核之誠不能無誤公之爲是
書也盡屏訓傳獨取經文而熟復之於一言一字間
有意指可以總括後先者則主以爲據而後采歷世
載籍以證之其用志可謂勤矣雖其謂鳥鼠同穴爲
二山亦拘於一隅之見然而弘肆淹雅不詭隨傳註

固經說之傑也嘗攷南宋諸儒稱博洽者凡三人一
爲鄱陽洪景盧邁一爲四明王伯厚應麟其一則公
洪之容齋隨筆博矣而未核王之困學紀聞精且核
矣而援經證史解駁盡致則於公是書見之公復嘗
攷究書之歷代地理爲譜二十卷取五十八篇互相
發明篇爲一論周益公稱其扶隱正譌有功學者嗟
乎安得并傳之爲快歟

康熙丁巳陽月納蘭 成德容若序

程尚書經進禹貢論總目録

進表

論上

一 總敘

二 大河

三 大河

四 大河

五 大河

六 九河

七 九河

八 九河 九江

九　九河
十　逆河
十一　逆河
十二　碣石
十三　碣石
十四　碣石
十五　碣石逆河
十六　逆河碣石
十七　濟
十八　濟
十九　濟

二十　濟
二十一　菏
二十二　菏
二十三　菏
二十四　九江
二十五　九江
二十六　九江
二十七　九江
二十八　三江
二十九　三江
三十　三江沱潛

三十一 三條荊山
三十二 三條荊山
論下
三十三 漢
三十四 漢
三十五 漢沔
三十六 弱水
三十七 弱水
三十八 弱水
三十九 弱水
四十 黑水

四十一 黑水
四十二 黑水
四十三 正誕
四十四 地名
四十五 鳥鼠同穴
四十六 田賦
四十七 田賦
四十八 田賦
四十九 鯀
五十 夷夏
五十一 夷夏

禹貢後論序目　五十二
後論
一　河
二　河
三　河
四　汴
五　汴
六　汴
七　汴
八　汴

程尚書經進禹貢論目錄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三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秦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為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眞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眞如秦之所辨烏鼠同穴數百言以為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烏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崑山歸有光識

程尚書禹貢山川地理圖

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上進

序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關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爲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固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眞者說既各不相同若雜爲一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今稽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之圖從而辨正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爲圖以綴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不與圖本附麗其於尋求不便遂撫事實隨其方所

略標要指貴於一見可以即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既衆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書爲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穿貫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用唐制名稱亦貴會歸於一異時苟有詳於稽求者則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即其世數先後稽之典籍可考而知也圖以色別青爲水黃爲河紅爲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黃爲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譏議然臣以爲儒當考古苟言之未當而啓他人意見以歸於是或可少備國家稽據亦其志之樂爲者也臣是用不敢以淺學爲解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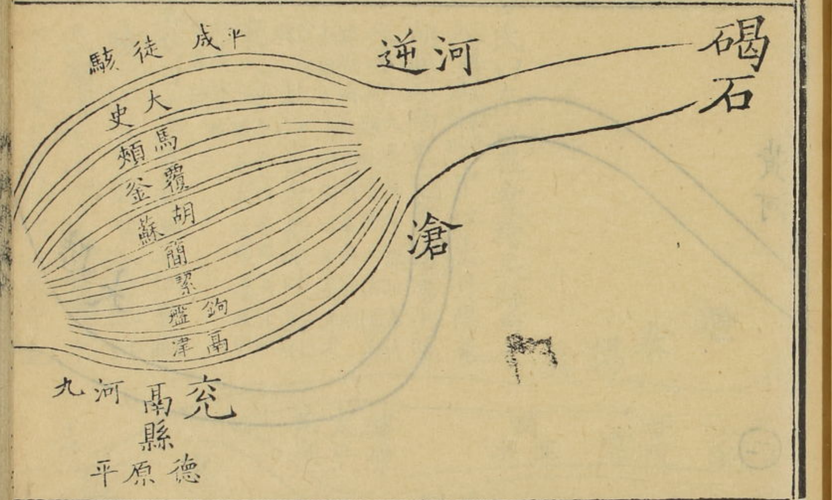
禹貢山川臣既著之論以通其理今又圖其方望地著貴於易見然一山一川而古今數說錯出則既各爲之圖其於隨事考閱則便矣顧欲該華夷而參觀則散漫無宿臣故會爲總圖取其有確證者聚著其上合四海之大書之不盈尺紙但能略標其目而委曲詳縟者則當求之本圖此不容詳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 二 通志堂



臣案禹貢古河其正流止一大派自積石以至降水大陸而末流播爲九河者是也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爲濟少北爲漯二水雖分枝於河而皆不得名河周定王時河徙故瀆則已與禹貢異漢元光河又改向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則漢河全非禹河故迹矣司馬遷班固雖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陸者別爲一枝而又雜取漢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釐爲二渠者是也孟康順承遷固此語以漢河爲漯川其意以爲禹時漯嘗受河亦是禹迹可以附會遷固之謂禹釐二渠者其說巧矣然漯在禹時未嘗得附名於河也若以漯爲正禹河邪濟大於漯亦禹所疏入可增

九河既播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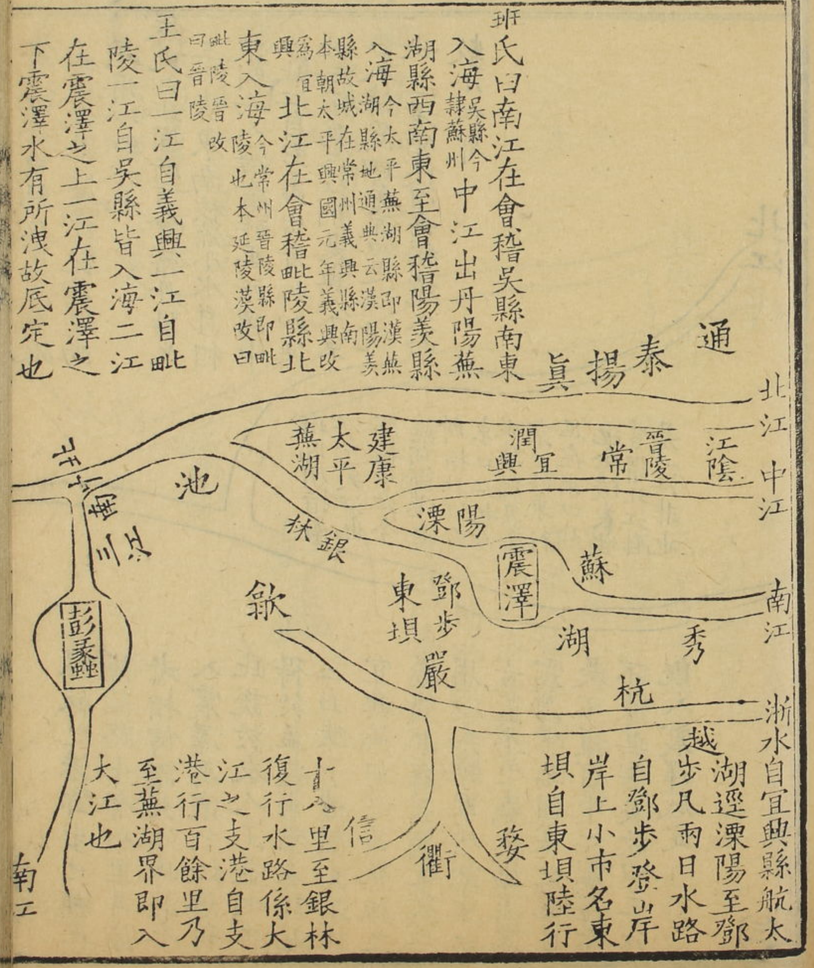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今德州有平原縣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大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


北
冀
雍
豫
梁
兗
青
徐
揚
荊
蒲
洛
渭
涇
漆
沮
漳
河
濟
淮
海
岱
華
嶓冢
導
弱水
涼
甘
合黎
流沙
積石
龍門
延
同
朱圉
鳥鼠
渭水
荊山
終南
惇物
敷淺原
西傾
三危
三苗
熊耳
外方
桐柏
陪尾
陰山
華陽
京
澧水
伊
洛
波
滎
溠
均
漢
東
潛水
利
梁
開
渠
閬
巴
蔡
蒙
羊腸
岷山
沱
蜀
桓水
黑水
西
和夷
南海
雅
荊
鼎
辰
澧
陵
夢
洞庭
邗
溝
九江
南
邳
睢
陽
菏
陶
丘
孟
豬野
析城
太岳
太原
晉
絳
衡
沇
汴
濮
菏
雷
夏
大
野
彭蠡
敦
艮
岳
碣
石
遼
水
西
傾
朱
圉
鳥
鼠
同
渭
汭
漆
沮
既
從
灃
水
所
同
荊
岐
既
旅
終
南
惇
物
至
于
鳥
鼠
原
太
原
至
于
岳
陽
覃
懷
厎
績
至
于
衡
漳
既
入
于
河
滎
波
既
豬
導
菏
澤
被
孟
豬
厥
土
黑
墳
厥
草
惟
繇
厥
木
惟
條
厥
田
惟
中
下
厥
賦
貞
作
十
有
三
載
乃
同
六
府
孔
修
庶
土
交
正
底
慎
財
賦
咸
則
三
壤
成
賦
中
邦
錫
土
姓
祗
台
德
先
不
距
朕
行
五
百
里
甸
服
百
里
賦
納
總
百
里
粟
二
百
里
納
銍
三
百
里
納
秸
服
四
百
里
粟
五
百
里
米

三江既入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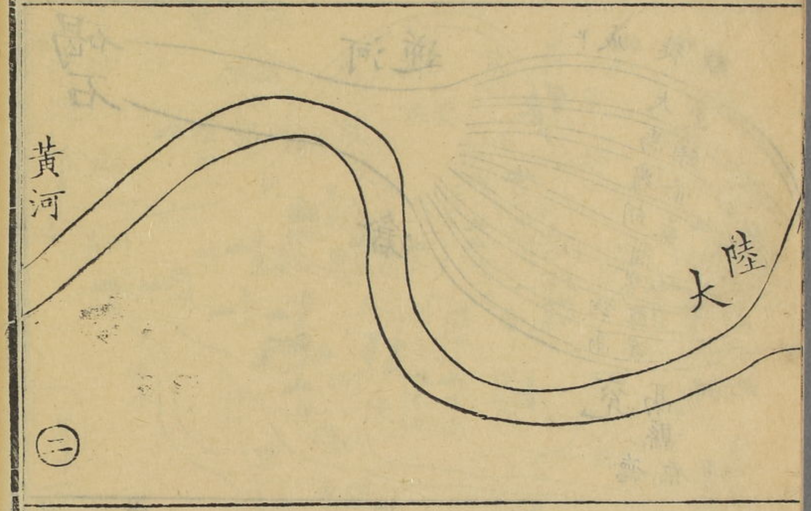


通泰揚眞

班氏曰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吳縣今隸蘇州）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今太平蕪湖縣即漢蕪湖縣地通典云漢陽羨縣故城在常州義興縣南本朝太平興國元年義興改爲宜興）北江在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今常州晉陵縣即毗陵晉改曰晉陵）

王氏曰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

爲逆河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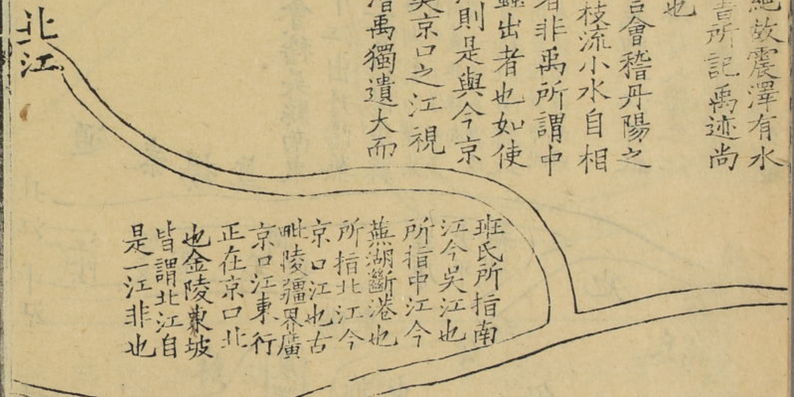
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大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南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成平（晉猶存未詳其後廢於何時）（今滄州之境東光（東光今隸永靜軍通典德州安德縣有漢禹縣故城在西北）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南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徒駭禹貢河下流入海處今在滄州南皮縣北）

王氏（禹貢）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

澤底定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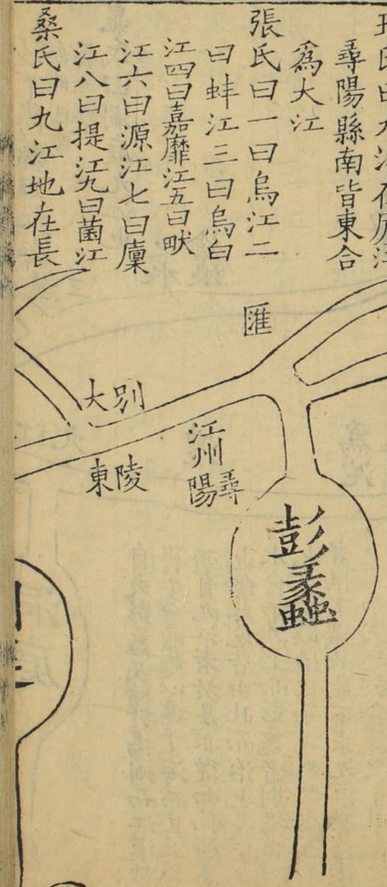
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迹尚足用以知水也

蘇氏曰班固所言會稽丹陽之三江皆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如使此三者為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為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有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始憑得此說於友人王益之再得於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閩其熟還往宜與蕪湖道其熟諏之遂得其詳因圖之於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為震澤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復有中江震澤亦不被其害矣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九江東陵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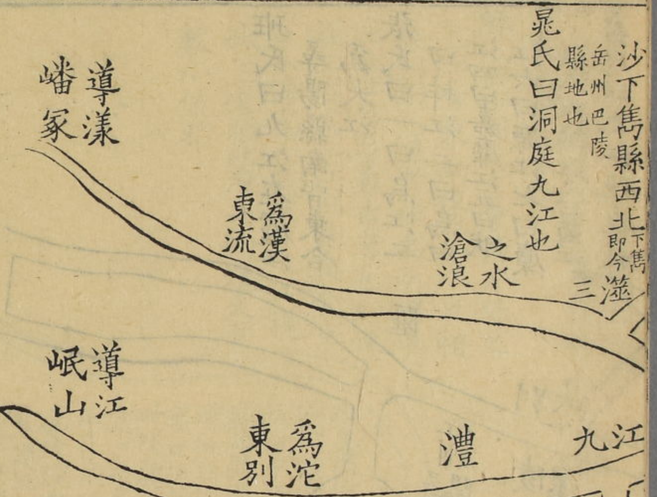


班氏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

張氏曰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葉氏曰江至東陵始迤為中大別始南為北江漢匯澤為彭蠡而江會于匯二水合于一而後入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漢非至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源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是匯而入海順從不違者東陵大別之間也故言朝宗于海九江說者以為洞庭不在尋陽是也

彙北江之圖



自夫彭蠡既豬於揚州而江漢於此乃得安會順趨以達于海而其上合流之西有九江者於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之導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荆揚腹心之疾也先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矣說者惟不識此故不求九江於江漢合流之上而求之於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紛紛而終莫可信執也胡不玩經文而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次比其地勢而觀之乎始余讀衆說無一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然後知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畫頗有可信者九江不必求其有九然後爲是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今之洞庭當是堯禹之時名爲九江無足疑者不然則澧之下東陵之上有水久如洞庭口爲江所過者禹顧不書何耶

程尚書禹貢論上

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上進

一 總敘

臣初讀禹貢於本文甚疑者凡十有二目而於積世師傳之說有不敢主信者蓋有三事也禹力之著於河居天下諸水之半而斷自大伾以下河道所歷無能主言其地九河逆河碣石在經甚明而亘古究求竟無歸宿三江有中有北而南江不見於經九江之爲九爲一莫知經語之所的主弱水黑水諸家皆謂在甘沙數州則當南流入河而東注碣石經顧於弱水曰既西於黑水曰入于南海漢之在經但有一源而

後世分之以爲東西兩派濟既入河而對出於滎乃不名河而復名濟爲九州分載所道之山各附其境惟梁岐二山舍雍附冀荆州去海尚遠而預書江漢朝宗于海九州貢道苟其不能自達於河則皆書其所因以達者如浮汶達濟不必竟之於河獨徐貢踰濟不書而徑以達河言之既曰任土作貢而九州田賦其甚相高下者至差數等凡此十有二目皆臣所不能據解者也荆有荆山梁雍亦有荆山諸儒必欲會而一之曰荆山一山也而有三條其脉絡相貫江河不能閒斷也自斯始有以地脉參之治水者沱潛二水荆梁適皆有之其名既同諸儒亦欲會合爲一曰沱潛雖在梁而分出於荆如濟之於河出而復入也自斯又有以伏流水味而言治水者此皆臣所不敢信者也臣既已積此數疑而諸儒之論又難盡據於是稽合經傳研切事理詢諸身曾經行者以相參會而究窮其所歸久之乃始大悟曰禹之貢廣矣大矣而不出乎因也其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者因也孔子敘其書曰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因也鯀之績用弗成者障也墮也不善因也禹能繼鯀而就緒者反其道而用之也功以因而成則書載其成功亦豈外于因哉因者本其所自然而無所增損云

爾行水作貢元有是事則本其故而書之非奇非鑿通乎萬世是以得名爲經也自於是用此一理而究求之凡向之疑者悉可釋諸儒之難信者悉可折衷也若夫經文時有闕略自其體簡爾若得其意而通之以其所及槩其所不及本文既明正理自見初不必外立詭異以生經疑此其讀禹貢一書之通言也

二 大河

河自洛汭以上行乎地中他水反來注之故未嘗有所汎逆而經所書積石龍門華陰厎柱孟津洛汭亘古今可考自成皐以下垠岸高於平地故在古已嘗溢爲滎澤播爲九派而其迹道不主一地矣逮及後世決齧流徙至不勝載而津瀆悉變古始於是自大伾以至降水大陸說者甚多以其說而揆之則河道經文悉不附協不待至九河而始紛紛難究也然尚有可考者賴經指著明可主之以爲宗本焉爾經敘河既至洛汭乃又曰東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其次序方面嚴整有倫故可酌理以究世傳之信否也張揖以大伾爲成皐而薛瓚不以爲然曰大伾當在汲郡之黎陽不當在河南之成皐是二說者黎陽之暨成皐俱不以大伾爲名而臣得以瓚說爲是者經之於河方其自北而東嘗即厎柱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久

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敘則黎陽實爲懷當而成皐則爲太早也是故當以薛氏之言爲正也若夫降水則說者益多惟貝（清河）冀（信都）之間有瀆而枯古名爲絳頗與河近諸儒多以應經然經曰北過降水則必河水折北而經其地禹迹乃得過之今貝冀之間枯絳皆背南向北而漢以後大河反在魏貝之南若以漢河爲禹河則禹之施功於河無由遍歷其地鄭康成固已疑之於是因淇水之自衛注河也順飾其水以應古降已而不自以爲安則又以館陶屯氏河當之酈道元闢淇貝不用而主屯河之說其言曰地理志絳水發源屯河及至信都復見絳名河之過絳當應此矣是說也酈實無以得絳水之眞遂牽合以信其說然考地理志首受屯河而末流入漳者自名張甲河元非絳也雖中間迹道頗嘗穿絡枯絳而漢志本無絳水之名則酈之更易他水爲絳以應古語其與鄭氏之誤曾無以異也至於大陸尤爲散漫地理志鉅鹿郡鉅鹿縣北有大陸澤後世率祖此以爲經之大陸然漢鉅鹿縣唐邢州之平鄉縣地也今河既不經邢又其地反在枯絳上流則與經之先過絳而後至大陸者不同殆又不可據之以爲經證雖孔穎達輩極爲詳博而不能究求其當則亦以世遠載籍斷闕無所據以極其詳密焉爾今去

古日益遠禹迹之在名山大川者其稱謂位置轉徙益多而臣乃欲究極其變以發明經文本指實所不量然考古談經正業儒者之職若人畏之不言則古典何賴故卒究之

三 大河

以臣愚見周定王時河徙故瀆至漢元光又改向頓丘東南流則漢河既非禹河而世儒乃欲即漢河而求禹河所經曰此當爲降水此當爲大陸如鄭氏酈氏可謂博洽而降水屯河之類皆追末失本不足以得古事之眞他人何望哉臣爲此故先與之辨別漢河禹河所據之地所眞之方然後即其位置以案求

禹河所歷則大陸或有所宿矣遷固二子同言禹釐二渠其一北行乘高者明載禹貢道河本語知其正爲禹河矣而餘之一渠乃皆不言何向孟康酈道元輩相因皆以漯川命之且謂在漢魏之世不枯而流者是爲漯川其空涸無水者是爲王莽河漯川者亦非頓丘改流正逕特以漯在禹時嘗分河爲派又與漢河偶皆在王莽河之南遂舉漢河附之漯川以傅合遷固之謂二渠皆禹力所釐者爾至究其確實乃自漢河而非禹迹也其在北而枯俗名王莽河者槩之漢河其地並北而高即遷固同辭以爲禹懼平地不勝河悍而載之高地過降大陸以行者也

此其位置近似禹河而世久難明臣亦未敢據以易言也於是參以歷代地說而究求孟鄙二子之所言審其不妄乃敢主執益堅地理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入于海既曰故河則非班固時見行之河矣命之曰大而能直達于海則非分枝小河矣桑欽敘河自戚城以至大陸悉以大河故瀆爲目而孟康鄙道元止以王莽空河當之合二古河者之源委以言雖瀆空無流其灌注首尾難以審考然大略自魏郡以至大陸麤有迹道可尋而又大陸一名正是禹河所逕則此之名爲古河莽河者其本爲禹河亦已審矣載以杜佑李吉甫樂史地書考之此之枯瀆自

漢至今猶不湮乎蓋其在唐貫穿魏博德三郡之遠大抵常與漢河夾對而可中間相去遠者不啻百里而近者不能五十里雖疏此不齊而漢河常行乎南故瀆嘗在其北推方而命則其受水而東南者即元光改流之道而空枯但存故迹且在漢河之北者則禹貢正逕也其所從枯則以河流更遷徙而空奪之也其位置相距流涸相易會古記古迹而參觀如白黑相形更何疑乎漢王橫之言曰禹之行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自周定王時河徙則今之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郤徙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夫橫謂西山者太行常山也

今河非禹穿者乃漢河其欲乘高而復禹之舊使漢河東北入海者乃遷固所謂引而載之高地以入渤海者也合遷固王橫之言以爲臣言之證而王莽拈河之本爲禹河益明矣夫使此河而非禹故迹孰能闢地爲隧施工力於數郡無用之處如此其闊且長耶況漢世河決其分派北流而與漢河比大者爲屯氏爲張甲亦嘗灌注莽河以爲之道而此之故瀆不閒三郡堆阜原隰悉皆貫徹其閒能使決河之力不能自爲之道而因其見迹以爲之道此不待多辨廣喻而其意象宏長非古來大河其孰能當之

禹聖人也其遺迹在河世不以禹命之而轉爲王莽者臣嘗攷之知其語起於三國之魏而非漢人肯爲此語也班固之志第曰故大河桑欽水經亦止曰大河故瀆而范曄之志郡國本東漢計簿亦曰故大河皆無謂爲莽河者其以王莽爲目據臣所知則曹魏時孟康訓釋漢志始有其語也自此而後酈道元杜佑李吉甫輩皆祖述其說曰古河至王莽時始空無水也夫魏郡之北號爲故大河者自周以至元光河既南徙則已空涸是以班固志地理命之爲故豈待至莽時而後空也耶亦猶濟之入河不知何世何年改其舊迹而實亦未嘗竭滅世惡王莽亦曰濟之

枯也以莽則知河之改瀆本因莽而莽居世議下流則遂舉以諉之其例同也夫其譌固已如此而其所從譌亦必有以臣又嘗究求其故蓋魏郡內黃縣（唐之澶州清豐縣）地與汲郡之共城接共城有城而廢實王莽所築適會內黃有河亦枯涸無水二者相去不遠世久無能究求其始因此城之實爲莽迹而遂以河之枯者併歸於莽流傳既遠併襲瀆之亘數郡者同爲莽河而遂不可改辨夫其譌誤所起曲折如此則禹河之不爲禹而名之以莽具有載籍非臆度也

五　大河

王莽河本既禹河而後世譌變其名矣至其河之所經又有古絳其方鄉名稱志與經合則不獨可因絳瀆而證古絳之所麗又可因古絳而證禹河之所遵也絳瀆自唐貝州（唐冀州）漢清河經城有故迹焉清河經城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及古河於信都之北則經之謂北過降水者於是乎應矣而又有可證者古河既枯而絳瀆亦枯皆以頓丘河徙而向來東北灌河之水皆轉注棗南故併絳之小水亦空此其同爲一水者也若夫大陸之說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北案問其去古河絕遠且其地理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故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爲此之故應旁東北展轉求之故隋氏以趙之昭

慶縣爲大陸唐氏先天中割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爲此之名而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穎達所謂廣平爲陸故縣延千里而皆可稱謂者是也今去古絶遠隋唐之名二縣以爲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姑雜信疑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可用枯降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可以傳會者其道多矣且夫漢河之與禹河自周漢而後分爲南北二道今而驟語人曰漢河既徙而南則並北而枯涸者本謂人將莫之信據然臣敢主執其說者古絳大陸之在貝冀深者以漢河地理參之則南北相背無一而相混近以古禹河案之則趨東而北者方面向背悉相附並此豈筆舌空談所能彊合哉過此而益直北東則當從九河求之

六 九河九江

河有九河江有九江古今槩謂分派爲九川以經考之江特一派爾不與河同也經之序九河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先此播而爲九又合而爲一其文甚明九江有是哉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其曰過者禹自紀其所經如曰過

降水過洛汭者是也初無分合之文如九河然也河流自積石以下經　後世之西夷北狄放乎異雍豫兗以入于海源委半天下而其衡廣曾不能以與江並郭璞所以謂之踰淮減江也夫以如此源委而又益以滔天襄陵之水其勢目應不能容受故上流則溢滎為濟而下流則播一為九理之必然者也若江雖亘蜀而會漢蠡亦既闊長較其所容比河特寬水不甚溢故禹功之施諸江者亦甚省略荊州之文有曰江漢朝宗于海夫江漢會合於荊荊出海尚三千餘里安能必其下流順道而遽以朝宗目之正以江大而容受多於時不至甚汎故敢預斷爾設若尋陽

一江所不能受而披裂放逸播越為九藉曰古今陵谷遷變失其迹道不知一江方裂為九不越千里安得便有一江能容向來播一為九之水也若夫河是有說也水益多地益下隄防所既九而會為逆河是為九為逆皆於棄地中分合自如非無如之何則其為九為逆皆於棄地中分合自如非若九江在荊方行地中不至與河比怒故亦不至分派為九此臣所以知九江之異於九河也

七　九河

九河之名爾雅有之曰徒駭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是也漢世許商案求其故於成平東光鬲界中徒駭胡蘇鬲津謂有迹道而三河以外李尋解光平

當皆有意尋求竟不知其地則舉而付之無可推求曰
故迹今滅難明矣漢以後儒者以知人所不知爲博
凡河流名字稱與九名有略相近似則隨其所見並
緣文致以爲某河至杜佑會歷世增衆之言謂眞
可信而著之通典曰徒駭禹津鉤盤胡蘇在唐之景
城而馬頰覆釜在平原蓋九得其六所不知者太史
簡潔而已夫河患惟漢最甚其講求禹迹亦爲最詳
又與三代耳目略接其所得知者僅僅三河而亦不
能眞確不知後世日遠於古凡有載籍皆非漢儒之
所不見則其所得河道何從而增多於漢此殆難以
輕信也又如漢人所名三河其一謂爲徒駭者班固
明著以爲得之民言而其河乃滹沱也夫滹沱發源
代之鹵城至渤海之文安別爲一流以入于海自與
大河不同源委則安得謂爲分河而九者之一也又
如平原篤馬河漢志第名篤馬本不與九河參預漢
以後乃因其名與馬頰相近遂又增變其目以爲馬頰
諸如此類皆不悉九河之所以九故說雖多而卒無
底止也

八　九河

漢世既不得九河之實最後鄭康成出則盡黜漢人
所言不用而別爲一說謂八河者故嘗爲齊威公所
塞則不可復尋矣酈道元宗用其說而孔穎達因又

推本緯書以證之曰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是二語也即鄭所主執以違漢世之所共傳而獨以齊威填塞爲然者也然緯書起哀平間覈非古經正史自不足據而又揆之以理知齊威之力決有不能堪任此役而鄭氏之論未確也漢時河決瓠子合濱河數州民力以萬乘之尊親負薪率塞尚有山平地溢之歎則塞決之難從可知矣若其九河既已爲九歷三代盛世聽其自爾而齊威公一國之力獨能塞八歸一爲三代之所不能爲有其理歟況隄左右俱彊則下方傷是以河流入汴則幽冀蒙利河

決瓠子則鄰無水患其理然也若威公之時八流同見隄塞隣境對立隨受決灌其肯坐視不爭與秦灌梁梁不能自救則梁遂以滅若齊塞九河之八隣國必且爲壑威公之時不聞有隣國受灌之事而亦無有以河隄致戰者則謂齊塞之固無其理矣而漢人賈逺之論又有可稽者也曰齊與趙魏爲隣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其當時對河捍水者至漢而故隄猶在也夫齊病河溢方作隄自衛而趙魏受之已設對隄以與之抗若元有八河齊力借能壅塞而此八河者驟壅而趨趙魏趙魏其肯斂手而聽齊人之訖役乎蓋

至此而知其理與事之皆不然者也則九河者經明
書之而漢以後極累世講求莫能盡知其地至其舉
而歸諸齊人之所塞則其理又傷乖礙如此豈終無
以要其歸宿也乎臣嘗以為古今之失在於以他水
當理而論九河特不知九河之所從播非他水安流
之比則究九河之所從塞亦不可以常情而加之億
度也且禹貢書水無言溢者獨濟有之其書導川無
言播者惟九河有之又如逆河之逆匯澤之匯皆單
舉義例絶無他比臣於是得本經旨而為之說曰河
小而容受狹狹則衍溢則越河而旁出其上流溢於
滎者是也激則震駭震駭則裂河而枝分下流之謂
播為九河者是也其溢其播非如曰導有致力之義
以是知禹皆因其事之適然而無所創意焉蓋有
見於經而非臣自為若言也且以大禹而比齊威毋
論其賢知高下姑以所據之地言之齊威之所欲遂豈如禹勢之該河之
豈如禹力之厚齊威之所欲為禹勢之所欲為
播九禹至於任其自播而齊威乃能遏而塞之有是
理乎此不待載籍傳言而人情決其可料者也

九河

許商之論九河曰自禹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
餘里今河雖數移徙皆不離此域關並亦言河決率
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閒禹治河時本空此

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據斯二者而言雖未能得九河實地而謂兗在九州最下河決率當未能手出者古今事情之實也彼其狹地不能以受多水則裂一為九雖禹亦不能禁遏也且使禹而欲創為九河也其必慮一河不能容受而汎冒旁地也慮其汎冒則於上流所經有地可以分殺水害者早為之所猶有救也舍上流不為譬其去海甚近乃姑為之施救溢之術於無用之地禹又却肯爾乎故闕並所聞以為禹治河時常空此地以待水之放溢知臣之謂非禹致力者信矣

朱朝李垂上河書曰兩漢而下婁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壤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九河奚利哉垂之若言深究事情漢以後行河者皆不能及也或疑九河既道與濰淄其道之道同既曰道矣必昔有其跡今復其故也是不然九河之初播也自河口數之則為九過此以往則曼衍妄行無復津畔禹度不能回轉也因從而疏瀹之如道山道江道淮然因其勢而利道之使循其派不致汎濫妄行則其疏瀹者效矣是以謂之既道唐人顏籀實常言之意正如此不必謂古迹今復乃得謂之既道也

十　逆河

水非一河能容故播爲九安有一水能受九河而名爲逆河也曰此皆水之變非可以常理言也逆河世之謂渤海者也既以兗冀最下處矣逆河者又當九河之最下處也既爲九河凡旁地稱高者水不能由其故猶可以九數數之至於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雖其兩旁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惟其未爲海也故未可名之以海雖其猶爲河也而他水所向不能與之比大故本其實而命之曰逆河逆河者言逆受九河之河也本其言想其處是且播且逆皆於海濱空地次爲分合非可用他爲義例商度故曰水之變也非

禹所實爲此出蓋天下事固有近似而可相發擇者後世漁陽之泉州雍奴去海不遠北境之水驟注其地清湛宜易濡沾浸淫隨所遇自下溢流旁出鍾爲藪澤其支脉注受不復可辨說者謂爲九十九澱又目之以爲派河尾也夫水之鍾爲淤澱其多至九十有九豈有致功而陂蓄之者哉水聚而地卑其藪澤之多固其所也水經至此不能別爲何水何名而總以派河目之則亦九河合一而槩爲逆河之義也派河之派雖多尚有枝條可指故立派以爲之目逆河受九道而一之不復更有派別則以迎受命之其迹雖殊理則一也

十一　逆河

詩頌之祀四嶽河海有所謂翕河者即逆河也逆河之翕九河猶喬嶽之總隨山舉其大可以該其小也鄭氏不達顧謂合九河以爲一祭溺於時見知九河之大於他河而忘翕河之能該九也王莽於南皮建迎河亭其地非矣其名之迎河得逆河之義爲多而於禹貢特有發明也臣故有取焉若夫逆河之比九河其容受之多合并之怒幅員之廣必有地焉能兼厭九大派使無決溢乃適爲稱則夫逆河之當講求其比九河益爲機要而漢世儒者詳於播九既不能得九者之所宿略於合一則眞河而不敢擬議以是知漢

儒之於九河皆浮揣汎證而實無所究竟故昧於緩急如是其甚也臣爲此故常不安於漢儒隨事傅致之論而思得愜當事情之實者以與經義爲底其究求久之乃有得於王橫（水經作王）之論焉先時韓牧欲即禹貢九河處穿深河以殺水怒其說曰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橫闕之曰河入渤海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橫之若言也以當時親見而破萬世傳聞之惑世之言禹貢者失稽焉臣於是用其說博求諸古知其精確可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

流入渤海則是周漢已前河入海故道不在漢世所指渤海之地矣遷固親考周漢河徙見之紀志而其記禹貢道河語輒自忘之乃曰九河逆河入於渤海薛瓚從而正之曰禹貢河口入海乃在碣石元光河徙始注渤海禹時不注也然則欲知漢河禹河入海之實從碣石求之則可見矣九河歷世滋久借曰通塞從移不可主執而碣石者通一山冢趾皆石無有從移曲折之理也漢河既不並碣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與碣石俱淪於海王橫之言其已信矣

碣石

經之敘碣石也與大行常山相爲匹敵則是山亦大矣諸家以爲碣碣然立於海旁蓋居逆河之口大海之湄峻卓可表者也當古河之未徙也合河海濤波匯闢其趾而此山自若想其意象較諸上流之底柱江峽之灩澦堆其堅高當踰之矣厎柱灩澦從古至今江河二大力所不能動則夫碣石者設使水能包之以入海亦決不能擢之使仆沒況在平地則其碣碣者蓋亘古今也漢之河雖舍冀北境改注渤海東南若使古河故迹尚在平地則是山當在逆河故道之外而岸海以爲表識若使古河識如王橫所言包淪入海則是山亦應亢立海中不應仆沒

無見其理可推也考之後世冀境凡濱海之地無有此山故鄭氏推求而言稽本戰國策而謂碣石者常山九門有之范曄采合而書之於志曰碣石有山在此縣境此亦意推之疑其當在古冀之東爾孔穎達從而辨之曰唐世常山無此山也夫常山誠無此山矣蓋嘗深考歷代載籍而凡並海受河之地亦無此山則九河逆河決不可於平地推求而王橫之言有證不誣矣地理志右北平之驪城縣有大碣石秦始皇父子皆嘗遊登其上勒銘紀事而漢武帝亦嘗至之鄭道元所書特為詳具曰其石今於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至潮退不動不沒世名之為天橋杜韋昭指之以為碣石且推究首尾謂漢世水波襄食地廣碣石當已包淪於海故歷代釋經皆援此碣石以為之據也

十三　碣石

顏師古杜佑李吉甫皆以此山之在驪城者為禹貢碣石諸家亦多祖用其說孔穎達又從而疑之曰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以入于河夫孔氏之疑是也其所從疑者非也秦皇漢帝所登碣石在右北平之驪城而右北平無古今皆在海北不與冀東舊河相並則其謂

此之碣石不當爲古冀碣石誠有理矣然漢河入海非禹之舊則主碣石以求冀境別自有理不當但以唐世所見河道而徑疑禹時之不然故曰其所從疑者非也然則以碣石而較厎柱灘澦彼二者能自立於江河聚怒之衝而此山此石不能自存於海水散漫之地更秦歷漢冀境悉無所見時君所登乃僅得之右北平此其故何也臣嘗不決於此深加討求乃知此之碣石即古冀之碣石蓋其方望地理可考也唐之平滄二郡隅海而立其側出而在海北者平也其橫海而在海西者滄也以古九州言之平純爲冀滄則中分其地南當爲兗北當爲冀者也九河之

在大陸北大陸於唐爲深州深與滄東西相距則九河入滄當趨北斜行是既以平爲鄉矣斜北之極又有逆河承之乃入於海則逆河之地當距平不遠矣合滄境南北言之以里數地蓋五百而遥以北五百里海水爲九河逆河故地而聚其北傍驪城之碣石以爲冀境對東之碣石則正逆河注海之地也逆河當於此地注海而碣石正眞其地其不眞爲禹河碣石也乎張揖嘗言碣石已在海中而酈道元引其言以主王橫九河淪海之論豈亦有見於此耶

十四　碣石

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求羨門刻銘已巡北邊從上

郡入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已而遂至遼東而還漢武元封元年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而歸夫始皇之至碣石亦歸也以北邊爲向二世以及漢武凡至自碣石悉以遼東西爲取道之始則夫秦漢之謂碣石者皆驪城之碣石也夫萬乘既可自驪城而登則是山也有似乎附著驪城矣而臣猶主斷以爲逆河故山者地望既有可推而事理亦可揆度也當九河之未爲海也巽東境之北漢唐尚有數百里平地隨九河東出則此碣石正麗巽東而北距古北平則自應爲遠譬九河淪入於海巽之東境盛西數百里碣石益與巽東相

遠則北距驪城乃更爲近故秦漢之君慕古而來登則必取地望近者而緣之以往此其所爲必於驪城而求至焉非謂山與驪城附並而可逕登也且夫秦皇固嘗涉洞庭而赭君山矣君山四無垠岸豈其不以舟濟而史家不書則夫秦漢之君登勒碣石其浮海曲折不傳正以史略其辭而豈嘗異有陸行逕道也耶且夫酈道元之言曰大石如柱立於海中往往而見則不可謂之附崖矣特其地望與驪相直爾其曰往往而見者非妄望決見之辭也或見或不見特未可必也是知其決不附著驪城也又如酈道元之在元魏記敘驪城濡水謂齊威公征孤竹固嘗至甲

耳涉贅水而驪城者古孤竹國也魏時自孤竹南出則城外遽遂爲海無有所謂贅水甲耳之谿於是遂以所聞見立爲之論曰此谿此水在漢世已與碣石同淪于海久矣推道元此言以觀之則秦漢之時碣石既已不附驪城均之其爲海中之山焉又皆同在異之一州其在平之驪城既可以命之以爲在東者乎世間推方命物言之豈有不可命之以爲在南則自滄者亦莫不然而何獨於此而疑之也歟

十五　碣石逆河

載籍之言碣石者多矣晉地道志曰秦築長城起碣石諸家謂正在高麗境內則自不足參較而右北平絫縣之有碣石水亦附碣石爲名且在古冀北境則可以參厠其間然是水也自絫縣會入官水既爲官水乃始轉達于海設有此石自不與海並則亦不足以亂真慕容儁之都薊縣也固嘗名其宮爲碣石故有謂范陽爲渤碣間一都會者考其地理正東去海尚隔唐之漁陽北平兩郡則姑借美名命之亦非事實也臣懼夫名同地近而世於禹迹有疑則王橫所識九河逆河之在海者世或不以爲信故具著以明之若夫三之主驪城碣石以爲古河口之碣石則有見於理而非彊鑿也凡天下事物從其本同者驗之如符節契券可剖可散行乎萬里之遠釐以積歲之

久比其會合渾然如一無毫髮間異以其本同也若本非一體而疆欲配合如圓枘方鑿雖同出木工之手而方圓相戾雖甚巧手不能比而同之也自漢至唐言九河者亦已勤矣不惟其地望渙散不相應愜而其描一爲九翕九爲一當在何方何地無能究窮其歸以會于一則圓枘方鑿不相參協之論也王橫之謂河淪爲海者暴而睹之疑其故爲難稽以罔世聽然而以古兗異而求諸渤海北平則其疆域爲可辨以數百里包漸地望而槩諸滄平則其遠近爲可考於是九河逆河之趨北者其於驪平碣石遠近方望正相抵際則斷以爲禹河碣石決可無誤也古今著驪平碣石者不爲配合禹貢設而臣以意準之自疆境地望色色正與經應如符節契券悉無差殊則亦以實在其地故雖包淪於海而可以討求得之天下之事其豈不有本然之理哉

十六　逆河碣石

近世儒者亦嘗疑逆河之一不能容播河之九矣則爲之說曰逆言其受同者九河一故也非別有一河而名逆河也是亦有其理矣然即此逆河入海一語而傳致其說則九派而一名尚可言也經之紀貢自海遡河則曰夾右碣石其於道山而濬川距海則又曰至碣石入海夫其自川合海由海遡河回復言之

悉指碣石以爲厎止若謂九河皆爲逆河則不應每河皆有碣石也若謂一河獨有碣石而貢道偶自有碣石者而入則經之所書疏道異山正以碣石而識入海豈其河之無有碣石者不在疏道之數乎此可以知其謂九河之末各有逆河者必不然也由此言之九河之合乃爲逆河逆河之口正並碣石其已明矣而漢世言河者豈惟舍逆河不言亦無有本碣石以驗河道者其得謂爲知古也邪趙商嘗疑九河分合而質之鄭元元應之曰河之分流正在兗界復合爲一乃在下方鄭知九之合一在河下流矣而不斥其合并當在何所故孔頴達得以議鄭元之不知

元夫博知實元而猶遺其所宿則漢儒之言九河者正如終日談射自謂有見而未識侯鵠所鄉不知讀者果爲何事也此無他漢儒之謂九河者非眞九河也既彊取他流以應古目不惟不究其九而其謂九河者乃各隨所派以自入海彼於播九尚未知所宿自應不暇究知九而合一者之如何也而況能因碣石以討求河派乎且夫謂之九河則昔之一者今雖爲九要其正派決不遽塞則九派所該正派必居其一合今漢唐諸儒隨其所得河道多少枚數之以爲數而皆黜正派不數則亦近乎可唾矣夫逆河固恐不察其理而碣石在經凡兩言之亦無有究其在

不會固嘗見少變於多矣未嘗見多變於少者也涇
比渭差小於其會也則已曰涇以渭濁矣孰謂濟能亂
河而南鄉能復清乎詳攷之經知其所為自北而南
者甚明不待為此曲說也經之文曰導流水東流為
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夫其為濟而入河
者禹貢書例之常也既入于河而對溢為滎以東出
于陶丘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以
紀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學者當於其
變而究義焉不當守常而妄鑿也其河所自積石以
至于滎其受水之多豈止百濟異時不溢獨以濟溢
何也古今惟晉地道志推其所以曰濟與河鬬溢為

七以驗道河之所與者臣然後知求九河於平地者
之為附會而碣石之在冀東可以信王橫張揖酈道
元之所共主者為不妄也

十七 濟

濟水發源河北既入於河而能南出為滎自專一流
縣亘豫兗直達乎海以意想之必其水力之大能橫
衝入河使其東流隨之以南乃適可爾濟力比河不
能十一二決無此理孔安國顧乃順經為文謂其眞所
能截河橫度也孔穎達輩固已疑之而不能究其所
歸則為之說曰河濁濟清濟之南出也清是以知其
能截河此其說似是而非今世兩水之交清濁未嘗

滎澤夫闢誠可決矣獨不思闢而能溢猶亂于濁而不失其清皆力敵而勝者能之度濟力於河能乎不能也故臣謂濟之溢非一濟之力也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夫先也經之敘豫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夫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而散漫自恣者今也積石以東收汎水而入之河既已多矣其在豫也伊洛瀍澗悉以水會河既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滎本平地濟無故道故蕩激為波而越逸東出以放乎陶丘之北焉即書法以想事理則經意甚該且明不待他鑿也且夫河之所容狹于江而水之來注特多於江至此而溢者滿也使縣當之未必不求有以

隄障其溢而彊禁退之也苟其果出於此則滿者無所復泄正恐河播為九當在滎黎而不待至兗也課其所傷則耕桑成業豈海濱棄地之比歟禹於是聽其自溢而徐加順導既可以分殺河怒而兗豫平陸自應無患所謂行其所無事者非此之類歟

十八 濟

濟既南溢其下流遂深長徹海當時貢賦所經州境所畫皆以濟為斷而周官敘川於兗則曰河濟於豫則曰滎洛然則初雖適溢既成大川遂自虞夏以至三代列為四瀆不見有言其塞且徙者至春秋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於滎澤鄭氏曰今塞為平地滎

陽民猶謂其地爲滎澤酈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滎澤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氏之於東漢酈道元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可以知滎本無源因溢以爲源河口有徙移則滎之受河者隨亦枯竭蓋可以驗臣言之信也自桑欽作水經其敘載濟水自北入南以至達海悉符禹貢信如其言則滎本不枯而鄭酈二子書其所見亦已誤矣然臣有考也河之南本無濟其有濟者自溢滎始今桑氏敘濟自咸皐以下凡七折始至滎瀆已見其失又古義山南曰陽水北曰陽滎陽之名縣也以在滎澤西北故京相璠謂滎澤在其縣東南者是也今桑氏記濟乃

反自滎陽北過則是滎陽乃在滎澤之南邪此其失蓋起班固矣固於滎陽敘狼湯渠所始而曰其首受沛渠在後世爲汴汴在滎陽之上人力所爲也河溢爲滎而後河南乃始有濟則滎陽已上安得有濟哉此固之失而欽襲之也酈道元雖本桑書以爲經而時時有所駁正蓋亦其理不安爾至杜佑通典尤不以爲然曰東漢郡國志云王莽末旱滎渠涸濟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水經實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陽武冤句乘氏等縣一遵禹貢舊道斯可以見其不詳於是凡桑氏所敘濟水下流佑悉棄不錄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南濟北濟陽

濟陰皆命名者失於詳也其說直謂滎澤既塞則不復有濟矣此其說不審之甚者也

十九 濟

案李賢註釋范史曰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則唐語也樂史寰宇記曰入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則本朝語也臣嘗攷之古史兵師糧餉所經及詢諸今日曾行其地者二子之言皆信而唐高宗亦嘗怪其時濟水與源斷不相續而詢諸許敬宗矣然則滎澤雖流塞其源固未嘗竭佑何以槩言無有也以理推之自滎至海地旦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脉豈以濟溢而有豈以滎

塞而無第其受河而流委闊長可以該他水而遽於海故得爲四瀆之一滎雖塞矣數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禹嘗名之以濟而後世肯不以濟目之乎樂史曰荷汶合流故因濟舊名非本濟水其說蓋出於佑而佑不能以其所及槩其所不及也樂史雖能本佑語以爲言而亦不能究詳使後人有考也兗豫之境凡水自南濟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不獨荷汶顧荷汶特其大而可數者爾今世所稱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而荷汶則其要會也陶丘以東適與荷會而遂分派會泗以注於淮者濟之正派荷而分者也東北兼汶與之同入于海者濟之正派

也此二者比濁河皆清故後世以南北清河目之今南北清河皆在而菏汶故流水嘗竭滅又濟率並河河凡對濟而決或枝流入之則河水皆爲濟水雖受河之口不專在滎要之派流常通古今則酈桑所書悉皆實錄佑因後漢一時滎口塞絶併與下流沒之以爲無有雖其所考菏汶最爲精要亦并沒而不言豈其得實哉故夫桑氏之失既引他水以亂其源杜氏之失又矯桑氏而絶其流二書者地理家所仗以爲指南也今而若此其且并與禹貢無考矣

二十 濟

經之水倒以小入大則大得兼小不復存其故名矣

漢之入江洛渭之入河江河之入海皆其例也今濟之既入而出也復得爲濟者何也臣以爲禹皆因事命之不自立意也且夫沂既合泗而後入淮但一泗爾經於道淮猶以其近沂而并稱之曰會于泗沂也漢之入江已變名爲江而猶循方命之曰是爲北江是爲中江禹不自加合併也梁岐固爲雍山而疏濬與導同時不嫌越境以附之導則濟之溢河而還復爲濟自禹貢紀實之罅不失其故焉爾豈用求諸深遠之地也至許敬宗之對高宗則怪矣曰濟水自温北入河而伏流從滎南出古者水官不失其職則能辨味與色潛合而更分皆能識之此不知聖經書法

而妄以怪神言常道者也世間事有荒昧而無迹可推者固不能必其有無若夫有迹則有理有理則信與誕無有不可推考也且使濟誠伏流則當於近河之北有一大澤迎受其來有入而無出則可以言伏流之所從入又於河南有一大澤不受河派而水自地出則又可以言伏流之所從洩今書之敘濟也曰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之北是其於河明自北入已又明自南出溢而下流乃注于陶丘之北雖古今源口或有移徙而迹道歷歷可考則安得而言伏流也此其初皆因濟既入河合而復分與他水異世人不究經之紀實全在溢之一字於是始疑其既合而不可復別也則爲說以文之曰是有伏流焉故入而不混也已而又思濟之入出具有明迹而無有勁謂潛流地底者則又爲味辨之說以文之說而至于味辨則實同一流而名以二水皆不慮人之非議以其無迹狀可執故也然亦有不掩者使誠伏流邪則濟必潛行乎河之地下而汨出于滎之地中河濟自不相混固無事於味辨若其全派入河河大濟小不知如何橫厲北南而能不與河雜乎則又安所施其味辨也此其理不難見也然自此兩說者起爲之黮暗而凡水迹理俱泯泯矣正使源委全不相入而中間曠絕至數千百里之遠皆可合異爲同何也其源委

不接者可言伏流而地里絕遠者曰水味可識也此其爲說甚巧且密可以杜絕議者而實無其理也古今地理家以及佛老子之徒方技外域之記借此兩說以出怪神者多至無算正可置之勿問而已至其施之濟沈潛黑水三江則於經有礙不容不辨

二十一　菏

臣　既病論濟者之紛紛無宿於是本經以求諸史廣證博考然後知桑欽敘濟自滎澤以上誤加七折者乃後世之汴源也汴汳同惟於禹貢無所發明故別設後論以著之臣獨怪夫禹時既未有汴如兗青貢道徑趨濟以達河是可明矣若夫徐揚自江海淮泗而下

固可交致至於自泗以上無汴可浮則其道必當由濟乃得至河今其閒顧有不然者孔頴達固已疑之而不得其說此亦經之大肯綮也蓋兗之敘貢曰浮于濟漯達于河是濟之入河可以自致者也至青則曰浮于汶達于濟達濟則河自可致雖河亦無書可也揚之貢雖沿江海達淮而臨淮未可隨汴則以達于泗爲至亦其理矣至於徐之貢道由淮入泗則泗固可通泗不接濟則與河絕如之何其可徑達而曰浮于淮泗達于河也邪臣嘗深考之矣此時不獨未有臨淮之汴雖彭城之汴亦未有也臨淮之汴即今泗州隨渠唐及本朝因之者是也彭城之汴即大梁

東派正名爲汳而分流爲獲暨至彭城之北而東向以入于泗者也鴻溝西派先東派有之而史遷尚言出于三代以後比之汳獲其自彭城入泗者最爲後出則禹時汴尚未有也然則徐既浮泗其向北而上必再有一水乃可達濟而與冀河相及此時既未有汴固不可自彭城之西而直達於河且泗水以上又未見有水可以達濟而經亦越濟不書不知徐貢何以得與河通孔頴達遂爲之說曰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於河此絶誤也泗不通汶使誠入汶當如荆梁中間陸行之例書逾泗逾洛以實之今經言達河則知汴不踰陸浮汶也然則徐之淮泗此時西未有汴東不通汶其入河之道竟不可考耶蓋嘗究求久之乃得兩說其一班固志湖陵別出一水自名爲河正引徐貢浮淮泗達河之文其一許氏說文因菏立釋亦引徐貢本語而曰達菏不曰達河二者雖異皆以經之菏水爲達濟之因也夫惟菏河之水南既可以接泗北又可以上濟於是即江海淮泗菏濟河次比言之其序由南而北悉相灌受無復間斷而書法所及已言者不復申言截然一律此經書法所謂簡而能該者見矣苟不察徐貢達河爲菏河之遽以爲冀之南河則越濟不浮水道既譌書法亦紊矣故夫讀經者不與讀史

同趣研味乎一字而周揣乎凡例然後無失此經史
聖賢之分也

二十二　菏

經於道濟曰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於兗州曰
道菏澤被孟瀦陶丘之地於漢之郡國爲濟陰爲定
陶於唐爲曹之濟陰縣於　本朝先爲興仁之定陶
鎮後割置爲廣濟軍菏澤東於濟陰百里而近已而
下流歷昌邑金鄉東緡數縣乃達唐單州之魚臺漢山陽郡之方與縣及湖陵湖陸地
始合泗而變名爲泗以至入淮不復更名爲菏此其
源流自北而南可考者如此總其凡最言之此一水

者蓋上分濟派下注淮泗是爲徐揚通河之道則徐
貢因濟達河此水正其喉襟也如許氏之說經以達
菏爲正則從定陶分濟之初言之是爲極其源本於
其水道既徑且盡若如班固之言河水既在湖陵而
所書菏澤乃在定陶則湖陵上復應遡河以行經東
緡金鄉昌邑乃至定陶以達菏澤比之許氏達荷之
道中間更隔數邑水逕未遽即徹其於敘事稍爲回
曲不若許氏達荷之逕也今於經姑無問菏河異
字而知其同爲一水則揚徐貢道自泗而上有水可
以通濟既不必如孔穎達所言假道逾汶而迂指青
州之境又不至越濟不書而徑達冀河以紊一經書

法則二子所記皆於經有補者也雖然許氏達菏誠爲有理而自遷固以及孔安國皆先許氏而生至敘釋徐貢悉以達菏爲正不知許氏晚出何所受之故臣特引其言以存古亦夏五郭公之義也至桑欽之敘此水也源流首末皆可通之於經而菏荷河三者更迭以書古字多轉借互用如洪水之或爲鴻滎波之或爲播異偏旁而同意義臣於是疑菏荷河古者通爲一字則亦不害其爲一水也

二十三　菏

經之道濟曰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則陶丘先有菏派而濟第徑行其地如萊蕪先有汶水而濟徃會

之文意甚明也諸家謂爲濟水分派則是菏自濟出非濟至之正與本文不合又濟至陶丘之北又復轉東乃始經菏則菏當由他方來與濟會於定陶乃爲契應臣於是得說於樂史所記寰宇書焉濟陰有山是爲菏山菏水西自考城來屬而考城者於汴京爲東於濟陰爲西而濟之正源未嘗一逕考城亦可以見是水之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爲五丈溝而五丈溝者即近世命爲五丈河而開寶中改命爲廣濟河者是也太平興國中割定陶一鎮爲軍而名廣濟又因水以爲之名此正菏水首末也夫本朝之於是河也雖嘗引京索蔡三水架汴注

渠徹曹鄆以通京東漕路也若其迹道則自禹時固已有之然則是菏也來自定陶之西而合濟於定陶之北已而遂爲菏澤而經魚臺以合泗入淮其源流明著如此臣謂有菏而濟過之不其確歟許氏釋泗曰泗受沛水東入淮夫菏之已會于泗也經已爲河不以爲濟許氏猶本其所受言之其知源委之眞者也若班固之謂菏水者下雖可以通淮而上源更須一轉乃及菏澤若菏河不同字則許之於地理比班氏尤爲詳審也

二十四 九江

謂江至荆而九者自孔安國始其後班固之志地理應劭之釋漢志皆謂江至廬江尋陽分爲九派夫漢世所傳一律也至張僧監尋陽記方列九名曰申曰烏蜂曰烏白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廩曰提曰菌也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經亦皆本僧監所記以爲此九者分流於江鄂之境而張須元賈耽所記名又特異張曰三里曰五洲曰嘉靡曰烏土曰白蚌曰白烏曰菌曰沙提曰廩皆分於鄂陵會於桑落洲賈耽則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烏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爲九其說之無定如此然鄭氏在漢已不用孔說曰九江者廬外之尋陽山谿分枝散出而合于大江者也臣合數說評之孔

氏之說諸儒不惟宗之又且設說求合者意疑其時
近古江流尚有迹道可考亦應以博士親見漢家圖
書證定地理固可類見然鄭之距孔世數相後止一
二百年未論其時江尚爲九但迹道半存豈肯別取
枝流小水以應塞經文耶以此見孔氏分九之說無
據甚明也若夫尋陽記作於置郡之後孔頴達輩雖
不敢廢亦以其從來非古不肯堅信則承襲成誤不
足多辨矣特不知張須元賈耽或謂九派名有其名
或創言八洲合江又何所本也若雜數沿江之枝浦
雖紊加而至千百愈取愈有何但九派八洲而已夫
數說者既皆不可據信如此於是益疑江本無九而
出於後世之牽合是以若此其支離也若夫鄭氏之
說九小江者正應九江之目孔頴達頗以爲然於是
順飾其說曰江南人呼水無大小皆曰江或從江分
或從外來皆得名江有意乎以鄭爲是而實不究其
本也南人呼小水爲江特後世語爾古何嘗有是歟
經自岷江以外無得名江者漢水之大幾與江埒其
未入江也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尋陽間九小流
者方趨江未至而肯以江命之乎不獨江也淮河濟
三名者其正派得之外此無有混言者濟之於河猶
不得附借其名而江漢分枝僅得目爲沱潛其嚴於
名稱大抵如此孰謂此九水者方望江未至而得列

九名以與四瀆參大乎且又有甚不然者經於道江之文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藉用鄭氏之說委曲爲辭則必曰過者謂九小水橫比入江江水衡過其外尚可說也至其後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又何爲者哉同是一江其水悉經九小江而下至其下流一則自此而之東陵一則自此而之敷淺原安有此理若兩存其說則禹貢所載亦幾於自相違異矣又況東陵今世無有定地而敷淺原既指今德安縣一山以應古文則江水何緣倒流百里而遥以過其地此皆理之可以推知其失也

二十五　九江

江流分爲九孔氏首倡其說而驗之大江在漢已無其迹於是有不主孔氏而他求者如鄭氏九小谿之說固居其一而其源流乃太狹近故地理家所不遵信則又有別出意見並江二下取水之壯大者以爲之言劉歆曰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是爲九江則其一也近世晁說之氏雜引山海經博物志水經地記而斷以洞庭應塞九江又其一也此二水者於並江故爲特大亦安知古來不以九江命之歟然經之九江敘次岷源之下此二水者其源各有所受洞庭之源即今之湖南凡水皆是彭蠡之源則該奄江西皆不與岷源相入也沅鼎惟與蜀鄰而巴黔中高水自不

通又武陵惟有澧水李吉甫亦指摘以爲禹迹然其源自出武陵克縣不受岷派與經文不合世共知吉甫之誤也然則主經之岷源以爲宗本而驗其派流所入則洞庭彭蠡雖比他水爲大安可斷經文正源而參入岷派以名九江乎又水經所敘洞庭受水有微濱湘沅澧漣漉沫瀏瀉瀙不止九派亦不可損多就少以應九目而經於江派自岷至海山川所書不過八名其曰匯者即彭蠡也而又可於上流更以彭蠡爲九江也乎此皆可以知其顯誤者也然則合是數者皆不得以爲九江則經之九江將安歸乎曰漢世近古其謂江分爲九則經語無之而謂尋陽之江爲九江者以其時世考之則近古以九州疆境考之則尋陽向隸荆不隸揚也豈可於去古甚遠之世易其地而他之乎

九江名郡始於秦皇革於漢高復於武帝其後王莽以名豫章隋人以名尋陽其命名之因雖嘗祖本禹貢而郡之所置不一其所後世不可謂其名稱近古而執言禹貢九江當在其地也秦漢九江蓋在淮南而皆治六六今廬州之壽春也夫其沿淮置郡而借名於江當時亦知江之不與六毗矣徒以禹迹可尚姑借屬邑名稱以爲觀美則是非覈實無所據考至

於王莽易豫章故名而九江命之意其必有確見可以刊正秦漢借寓之誤及今考之水經則知其所從更易者劉歆實爲之也歆指彭蠡以爲九江而彭蠡又豫章之變故使莽名豫章爲九江者歆也獨不思彭蠡即匯也匯與九江自是派中兩名不應重出而又中隔東陵如之何其一之此歆實誤莽而後世又承歆誤也至於隋人以九江而名尋陽則專用漢語無有他說自孔安國時已言江至荆州分爲九故地理志於廬江之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而司馬遷之觀九江亦於廬山乎求之合漢世知古者其書多同故九江之在尋陽後世主信者多也晉人既割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此二邑者置以爲郡而命郡以爲尋陽矣隋人第聞尋陽之有九江而不察晉郡之尋陽非漢縣之尋陽也則遂正以今江州所治而命其名曰九江也夫其展轉相因壤地名呼雖三四變易而多用孔璋司馬二子爲據則其謂九江者眞爲禹貢之九江歟抑皆漢世之謂九江者也此皆遠古而難意斷者今姑以州域經文合論則秦人所名之郡治六六在揚劉歆王莽以名豫章則以彭蠡彭蠡亦不在荆而晁氏所引水經地說以洞庭應塞其目地雖在荆而源不出岷皆的然不可爲據無已則以隸屬尋陽爲正且用漢世通語

宜不至於大悟然世遠簡編中絕不與禹接臣實未
敢力主以爲眞確也且居今論古未說禹迹若晉隋
至今豈其便至曠絕耶今其命郡首末與夫城邑徙
移亦自紛雜難辨蓋漢之尋陽在今蘄春縣地於江
爲北故班固得以定著其文而曰九江在南也晉置
郡而名之尋陽者雖采漢縣名之其地則已越江而
南非漢舊矣若辨方以言則漢謂九江者顧在新郡
之北隋人第知因舊地舊名以命新郡雖九江故
目夾江分受於漢志未爲失實而差池貿易已不勝
紊矣今人乃欲於簡編不接之間而執驗禹貢山
川名稱迹道如之何而必其無誤歟

江既不派爲九則九名之所從起獨奈何曰古人命
物以數不必以數數而應乃始命之或時忘自有主
不可臆鑿也堯名四嶽命官其對荅間又有師錫僉
曰等語則似四人無疑然考之舜典九官十二牧并
四嶽數之止得二十二人始知四岳者非四人也其
僉曰師錫乃合佐貳言之也三苗之竄又居三危杜
佑亦嘗謂苗族分而爲三矣然經數四罪以鯀共兜
配三苗爲四則是一有苗而以三苗命之今去古遠
一苗之名三苗不可臆度矣而苗民未嘗分三則經
文甚明也又如當時大臣之尊者爲百揆豈其

百人而共居此官也耶以此參較九江之所以九其創意立義不敢彊推而其決非一流分九者則爲經之書河以播九爲文而九江無之故得知其非九也且岷江一派九江據其上三江承其下皆有數可數焉者也九江之所以九經無明文而三江爲三雖南江未易據論而中江北江經嘗分命其方而稽究其實元無異派則九江也者豈真有九道乃始名九也耶此其同爲一岷派同一書法最切近而可援比者也又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鬼氏謂未易可以必其得數之因其說通也鬼氏主洞庭以爲九江誤矣而其論一江之爲九有據而非

鑿說臣有取焉且經於道山川書逾者一自荆逾河是也書過者洛泽三瀙漆沮皆一而九江獨再皆禹自記其所經行也若使此九江者其爲九枝禹安得每行而輒徧歷之若以爲禹歷九派而徧跡焉則不應言過以過者無所留行非溝洫閒致力之義也此又理之可以意言者也

諸家之論三江多矣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又一江自毘陵北東入海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虞

氏志又以爲松江於彭蠡分爲三其說之多如此皆不經也孔氏以江自彭蠡入震澤此全不知東南地理者也彭蠡之匯于江亦未嘗分而爲三虞氏無通吳之道彭蠡既匯于江距震澤千里而遥又大江古之失與孔氏同班固之言於經無所依承而汎取北江克數既不足據韋昭之失亦猶固也近世臨川王氏又爲之說曰三江入海其一自羨興其一自毘陵其一自吳縣三江既入則水有所洩故震澤得以底定此其意以震澤底定綴三江既入之下既者已事之辭故以底定而本之既入是亦一見也然經之書既雖可以知其爲已然之事而凡下文所書不必與上文繼續也且即此三江上文較之不常曰彭蠡既瀦陽烏攸居矣乎若以陽烏攸居本於彭蠡既瀦不知陽烏所容其能幾何而必待彭蠡之瀦乃適得遂乎又如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弱水涇渭邈不相及如以辭而已則涇之屬渭其待弱水既西也歟此皆泥而不通者也考之於經固自有三江之文於導漾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於導江曰東爲中江入于海孔安國順經爲說曰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顏師古宗本其說遂明著中南北三江其說皆本經矣而安國不能推三江以達於經乃謂彭蠡可入震澤後世因其一誤而併不之據也近世惟蘇氏即中北二江之文

以求三江遂以豫章彭蠡之江南出而北會者指爲南江以足三江之數是說也於地則有考以經則相應最爲愜當而其所以分三江者又求之經文之外故學者信矣而不堅也

二十九

三江

經於導漾曰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於導江曰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此中江也有中有北而未嘗有南經據以三江總之者省文而互見者也且經之言曰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于匯是二語者其非附著南江以槩其所不書者與夫其同爲一水既別其北流以爲北江矣又命其中流爲中江矣而彭蠡一江方且自南而至橫衡兩流與之迴轉而得以名之爲會則是向之兩大者并此爲三矣當其得以名之及其匯會而鼎錯於南則辨兩大則分北中以名之曰匯參配北中與之均敵而方命位而以南江目之不亦事情之實哉其會匯之地雖名彭蠡而上流鍾爲鄱陽大澤者亦彭蠡也究其源派則合江右數千里之水在焉絜度其力雖不及江猶倍於漢漢之匯會既能兼敵江漢豈應不爲南江也哉蓋禹之行

水致力於其所不得不治而舍其可以無治其後山川之或書或不書亦皆因之於是嘗經跡導則有甚小而見錄者矣無所致力則雖甚大而亦不書蓋禹嘗大會諸侯於會稽又嘗因導山而至衡陽是渝河洞庭者禹迹皆嘗經行矣以漆沮瀍澗而比渝河洞庭其相爲大小豈不倍蓰千萬而至於無算也歟而渝河洞庭反不得書亦以其無所可記焉爾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而況得比他　水自始至末特立一派也歟夫江漢惟其有派也故派在北若中者皆得因其　方而目之曰此北江也此中江也今江右之

水元不立派則亦無方可命於其合并江與漢而以會匯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江南隱然在二語之中此所謂聖人得書之體者也雖然此之經語於事雖該其辭則簡臣且並孔蘇之說擴其簡以及於該恐聽者之不昭昭也則又於先秦古書有考焉而三江者決不可譌而之他也職方氏之敘九州也疆境之內川流最大者各撫實言之故在荆之川爲江漢在揚之川爲三江以今川派言之江漢之會在夏口夏口古荆州也彭蠡匯會介湖口彭澤兩邑湖口彭澤古揚州也方其在荆未有彭蠡則但稱江漢及已至揚而江漢彭蠡悉相參會則實以枚

數而謂之三江考之禹貢所書與今時所見皆順協無異則三江者其爲江漢彭蠡會合之名何疑若如後世之論以漢江不在三江之數則經之明文如中江北江二目者既無附著而又職方每州所書之川凡源委壯長者皆無所刊遺而江也漢也自禹至今由荆貫揚未之有改使揚境而誠別有大水名爲三江則江漢至揚比荆益大豈應棄不省録此皆可以理斷而況六經所記互相發明如是其察尚可昧乎

三十　三江沱潛

江以足三江者倡於孔安國和於顔師古而發明於蘇氏蘇氏既立此義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於是采前世水味之說以爲合而可辨者味也此其一之可以名三者也味辨古有之許敬宗嘗以論濟則蘇氏之說亦古矣然江漢彭蠡衝波相蕩凡數千里其能彼此自潔不相混入乎若並經所書各以其方辨之一語了然無可疑者況經文明有其比歟積石之河天下一爾經嘗主異而命其方故自豫而入者則曰南河自龍門而濟者則爲西河夫河曷嘗有西南哉一河而可分南西則此雖一江而北中南分命之正紀實也而何疑之有漢儒之述王制也因南河西河

而推之以槩其所不及故又有東河之目後世循焉則孔顏二氏因北中以創東河以補經南西二目者其指與事悉皆參合無誤則又益有依據矣蘇氏既主味別之言而荆梁二州皆有沱潛既道孔頴達輩有言曰沱潛發梁入荆合流而分猶如濟水入河而復出也蘇氏遂以實其味別之言曰梁荆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以理言之水合他水而必雜則味經遠地而必混無有合而可別之理也水名之同者多矣漳沮二名天下不知其幾會其立名之初適同爾豈可以名之偶同而設說牽附必使之合爲一水哉況孔

頴達引圖記之謂沱潛者究考其實皆末流入於江漢而非江漢之出與古語不應疑後人喜經之有此名也而冒稱之不可究窮也爾雅之言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爲潛則凡江漢下流枝派皆得以沱潛命之如水自河出爲灘故青有灘沮之灘而後世亦以涞水之受汳者爲灘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詩始曰沱中曰汜終曰渚三者展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以見其不主一地不專一名也是皆可以類推者也然則凡水之出江漢皆可名以沱潛則沱潛云者乃從江漢下流得名爾今兩州皆言沱潛既道蓋釋經者甚喜江漢之厎平也故以沱潛循道記之其意若曰

不獨其上流治其下流亦治云爾而何必指某處爲沱爲潛也

三十一　三條荆山

沱潛荆梁適皆有之諸家遂以爲同一水而分合乎兩州已爲傅會矣至於荆之爲山雍荆適皆有之諸家遂欲會而爲一其說曰荆山一也而有三條孔安國微有端倪而班固地理志明曰北條在馮翊懷德縣南條在南郡臨沮縣此說鑿矣而經之導岍導嶓皆嘗明有荆山故猶有所並附而爲言也已而馬融王肅又廣之爲三曰岍其北也西傾中也嶓冢其南也夫荆自西傾以至太華凡所序之山本無荆名其

何據以附足三條之數也至鄭元則又增爲四列以岍爲陰列西傾正陰也嶓冢爲陽列岷山正陽也此四列者又出乎三條之外臣嘗反覆求之了不見此數者於經有所傅著而此異論何爲而起也已乃詳讀導岷山而至過九江二孔皆意山勢連延能越江河然後知其謂三條者本地脉以言之也地脉之見於史蒙恬固嘗及之然以其說而驗禹貢本旨略無幾微相關今其論之出於此也直謂荆山兩見遂如沱潛之類必欲求說合而一之爾自經之外臣所不辨今直以其說之出於經者而還以辨之經曰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

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孔安國曰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一名博易山在揚州豫章界是說也孔穎達北荆逾河之論欲與之相應也然既以爲山脉能越水而過雖江河不能絶矣而衡山者古今皆爲衡嶽博易山者在今隸江州之德安縣使九江如安國之言審在尋陽則衡山博易二山皆在江南固無所考其越絶矣若如鄭氏之說以尋陽間九小谿者爲九江則漢之尋陽乃在江北衡陽博易又皆隔江苟衡山脉絡欲貫博易亦何用此越大江而横穿九小谿者已又南絶大江以與博易山合耶其爲迂曲如此固已無理而亦何預治水其理之必不然者也

三十二　三條荆山

三條四列紛紛無宿者皆以荆山兩出之故也而經自兩荆山之外山無同名者乎徐有蒙羽梁有蔡蒙亦兩蒙矣自古及今不聞有言其脉絡相貫者諸儒不能以類通類而獨於兩荆曲說何也聖人之經所以萬世尊用而異端奇說終不能勝者以其通古今而常然故曰經也禹貢之書自今觀之則曰此神禹之述而聖人之經也其在當時止以治水訖役而記著其事以貽方來猶今世有所興爲隨而識其首末而書之於經以啓後世怪神之論耶此皆可以決知

禹顧其策畫高遠書法嚴重而後世不及要無一事不本於人情而何必求諸怪異茫昧之地乎九州之既同也禹既以山川各附其境矣然恐其州自爲文源流不相屬則又別山川而序之川則自發源以各至其方之山海則凡其經歷疏治皆聯貫以書貴有考爾今其敘冀雍之山也曰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者禹記其自荆山既事而越河以東復致功於冀境者然也類而言之他導水之謂過九江過洛汭過降水之類皆其義也而安有山脉逾河之文耶孔安國記於導嶓冢之下謂能連延以過九江者衡山也是將以始終夫山有條脉之論也至經于導江之下亦有所謂過九江者究其上文乃江沱澧三者皆水也而曾無一山可以言過安國於此因遂無所容其飾說而孔穎達亦不能終附安國遂平心而爲之言曰禹之導江經歷此地故謂之過九江者至理所在有不容以鑿說汨亂者其此之類歟經於冀州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此其用功之序也壺口治矣而後及梁與岐梁岐治矣乃及太岳梁岐雍山也河之西南也太岳冀山也河之東也當其梁岐已治而越河以東加功於太岳故其道山之目所謂逾于河者蓋禹自西絕河而東也一語及禹而理徑事明無勞外引地脉辭費而背經也且夫

山靜而止其所豈其可道其所道者山間之川也即所謂濬畎澮距川者也山間有川既因疏濬而達於大川矣設使對入之岸別有水派則其向背曲折別是一脉何用越大川而竟其所歸邪則荆山脉絡越河與否自與導山全無參預理之必然無可疑者亦猶記貢之語主物而言則曰浮某逾某者貢物浮且逾之也而可謂水若山能自浮自逾邪其理可以類推也

程尚書禹貢論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山水之名稱迹道隨世變易固不可主一據以爲定至於漢之源必爲漾發流之山必名嶓冢入江之地必近大別經嘗明書以詔後世使無此山此水則已如其有之決不可擬而之他也今桑氏水經曰漢之源爲沔沔出武都氐縣不出嶓冢也已又別出一條始名爲漾漾至隴西氐道有山焉始名嶓冢嶓冢之派又東至武都沮縣始爲漢水而此之漾漢乃絡蜀爲派經葭萌劍閣至巴之江州入江名與經同而其所謂漢非經之漢也此其說之分於經也遠矣經之

敘漢曰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
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夫嶓冢滄浪
三澨今爲世傳所亂未易以筆舌折衷然天地東西
之位亘古今無易也經敘漢漾其初流東已乃轉南
既已入江則又東下其位置可考甚明也以今漢派
言之自漢中至武當則皆東也自襄郢而入於江則
南也自合江而達於海則又復爲東考定其方則夫
水道之與經文古今悉無二致而又大別小別春秋
時吳楚嘗陳戰其地則此水之爲禹貢漢派古今知
之更何他疑哉至於水經別出漾水以爲西漢者自
氏道發源至武都沮縣既已得名爲漢矣使其后爲

經之漢派則自此便皆流東乃與經應而乃有大不
然者自沮縣以至葭萌五六百里水皆西南以流其
偶有一折屈東者百不一二也經謂滄浪之水縱無
定著而西南流之不可指以爲東也必矣然則經以
流東書之而此水乃自西南其鄉其可認以爲經之
漢水也乎況下流之謂大別者今漢陽誠有此山而
西漢之合岷江雖後世傳會差謬之久亦無一山嘗
有飾名以爲大別者則水之所向山之所麗悉與經
背其尚可指以爲漾出之漢乎經雖嘗因梁州貢道
有逾沔入渭一語自此以外所謂沔者絕無旁證今
不據漾漢之源委者信其同爲一水而別摭逾沔一

字創立水派乃至分漾漢而二之庶無問大禹桑酈之孰可信也第以世數先後斷之孰爲處世傳未訛之初乎而直爲此昧昧亦已左矣

漢

古來第有漢中襄漢之漢何嘗有興利閭黎之漢哉周官以荆州爲江漢詩以江漢爲南紀春秋之漢東漢陽江漢沮漳齊威公登熊耳望江漢皆荆州也雖漢之發源在梁州正北故有岷嶓既藝著之於梁然此之嶓冢即漢水發源之山當在今興元水派東流之地而非西都以後謂爲西漢水者之地也況博稽前載今世之謂興利劒漢等郡其州名水道凡因事而見之先秦古書者未嘗有一語而及漢水者是敢斷言其誤也然則其誤何起曰是有始也漢高帝之王南鄭也即漢中郡名命國爲漢而漢中之所以命郡者亦正以禹貢漢水立名而禹貢漢水乃今興元洋金以下東注而合於經者是也比時未有興利閒號爲西漢者之派之名也帝嘗資巴渝兵力以定三秦既得天下乃置郡乘鄉而名曰廣漢以寵光其地其曰廣漢云者則以拓大始封國境爲義如武帝徇楊僕展關之請而使其家得在關內之意察其立名非漢用洒起義甚明也自廣漢之名跨劒利以南而西都之世不究其本遂有誤認嘉陵一水以爲漢水者班

固仍襲其誤因又明載之志曰水在武都受源於氐道而過江夏入江者是爲東漢出西縣而南入廣漢者是爲西漢東西漢既已對爲之名矣則又因其水之所原而名山以爲嶓冢因其流之相近者而命之以爲潛水傳習既久至於桑欽許叔重輩皆祖本其說以爲誠然於是禹貢之漢不得爲漢而遂爲沔漢水發源之山不得爲嶓冢而西縣之山實得名之其誤已著至於今之雅州並西漢水名之誤而秦州又與武都相去不遠則皆有山名爲嶓冢則與古漢全不相關於此類具言之沿流而失本眞固有不勝其辨者矣且漢嘉漢壽漢源漢初漢州皆嘗即漢以爲之名

世儒因其有是名也而反舉未證本曰古而無有此水則安得此名也抑不知是名者其在未名廣漢之前邪抑循沿其後也若因廣漢名郡而移其誤於水因水名之誤而移其誤於郡縣則其創襲後先之間一言可判而何用屑議其末邪

三十五　漢沔

沔之在經惟因梁之貢道僅能一見而源流漫不可考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爲漾漢上爲沔地理志漢中有沔陽縣顏師古所釋正與孔同至桑欽敘漢自西樂城已上爲沔度水口以下爲漢頗與孔語合此皆事理相應而可以傳信者也張湯之主通褒斜也其

說曰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谷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蜀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厎柱漕據此而言則褒斜兩間水絕山阻之交須車轉乃通者即經之謂逾沔入渭者矣而建議者乃遽以南陽之水爲沔則又漢世沔漢已雜之語非古語也亦猶江夏之沔乃在漢水末流將合岷江之地則豈與古語謂漢上爲沔者相應哉若夫梁之貢道於浮江便而浮潛逾沔則若甚迂而偏此習山川孔道者之所疑而其實不然也聖經書法與後世不同經貴簡雖簡而於事理無所不具固有書例相貫越數州而互相發明者凡州之貢道皆是也此之梁貢其實江潛皆浮然其書潛遺江者荊州貢道在前而可因以見也荊之貢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夫江沱之可以浮漢逾洛之可以達河固荊之所有而亦梁之所共也梁賦之近北而不可浮江者既載之州敘之末所謂潛沔渭河者是矣其南道之可以浮江者荊既先之則梁次乎荊不待載言通禹貢九州書法亦莫不然非於梁獨爾也使不熟於經者見之必驟駭以爲不然而經例可考也冀之爲州疆境闊而賦入多大河周其三面則賦之自三河而入者爲不少矣而經皆不書特書其北道所入而曰夾右碣石入于河言夾右而入河者

自海北而西趨乎河是故以碣石爲右地是有以見其爲冀之北道也然其北賦則書矣顧虛其東南西三面不書賦道所入者豈其無賦可輸乎因他州達河之語而不以再言亦猶冀州不言四境顧以旁州之境爲境是亦一例也雍之貢道有二其自後世西涼胡方而來者不與他州同道則特志其詳而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自後世關中以達者其入渭亂河與梁同道梁既先已言之則雍遂致畧特曰會于渭汭而已夫初無所浮忽有所會若非因貢道於書梁之前則全無事始矣兗之達河也以濟濟既書達河於兗矣至青第言達濟不更竟之於河其後徐貢則又止於菏揚貢則又極於淮泗正惟淮泗濟得相因以達於河故書其無所因者以張本而削其有所因者以省文聖經之法簡嚴例如此而人或不能通之於一書也若謂書達濟者真止於濟書泗菏者真止於泗與菏則夫九州之貢多有不達帝都者堯豈誠別設一官而受之中道邪無是理也若其水道相灌則濟論既已具矣

三十六　弱水

自漢武帝後西域始通中國兩漢諸儒並附雍境以西而言弱水者大抵兩出西域傳條支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一也地理志金城臨羌及張掖

此也臣以此數說者槩經而考地理其誤凡四也經
敘聲教所極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夫其舉流沙而對東海正以表聲教之能極西也則
凡禹迹所奄不應不以包括于內今其指張掖居延
以爲流沙即是棄外積石而慼狹聲教古人述事其
決不肯如此遺失也案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有大積
石小積石其在西南羌中首受于闐河派而爲之源
者爲大積石李道宗之討吐谷渾也曰柏海河源古
未有至者李靖彊之使往道宗自其王庭西行空荒
二千餘里疲極而至柏海然後僅得遠望積石覽觀
河源而還此之積石乃始可以當大禹導河之始若

刪丹弱水之所源委二者言之條支弱水其
時以爲傳聞未嘗親見則信否未易輕判至金城臨
羌雖班固之所定著而亦絕無參證豈以臨羌之地
有山而名崑崙有石室而名西王母室固因弱水西王
母舊同一傳因遂舉弱水附著其間也邪不然何以
一無旁證也若夫刪丹弱水起於桑欽前乎欽者不
聞其詳不知欽於何受之而於水經併指居延一澤
以爲流沙也酈道元因之又爲說曰流沙者沙與水
流行也杜佑說亦本欽而賈耽特致其詳曰水逕甘
州甘峻山過合黎合黎水名也亦名閉援河亦名張
掖河在州之西居延海在東北書云西被于流沙即

小積石即唐人用以名軍者乃在河鄯之間尚遠在玉門陽關之內禹迹不如是其近也於是以大積石而較張掖其地望益西餘二千里段紀明擊燒羌出塞四十日而後至之則是矣且夫禹方舉聲教極西者以爲之言不應遠舍積石而近指張掖則知欽輩謂弱水流沙之在河西諸郡者其非禹貢本眞無可疑者其誤一也經之命方率該天地言之四瀆自中國入海故其流皆東至黑水合海則在交趾設變文以紀之曰入于南海以類觀類則弱水既西其必於四海爲西而非一水一折之西理甚明也今班固指金城臨羌以爲弱水在焉而絶無源流不與他水所

敘出何地而入何水者類例相似故諸儒未嘗宗本其說其誤二也諸家遵用桑欽以張掖居延爲流沙而於居延近地求其水之或西者以應經文故因張掖有河嘗屈而西北也遂傅會以爲此之西流者即弱水也賈耽從而實之亦曰合黎水在甘州之西北也此其所以共命弱水之由也然以唐史考之張掖河源出合黎山其始固嘗西北以行已而旁河埃而下乃皆東北流則惡在其爲既西耶經以四海命方爲西而此乃以別援小流一折偶向西北遂用以應塞既西之文豈其理邪其誤三也許叔重謂自刪丹西至酒泉合黎則又益誤蓋張掖水既不可西而酒泉

諸水又悉入河豈其東下乃至張掖許氏但欲傅會西流以應經語不知張掖之水既無倒上酒泉之理又既上酒泉更不言流注何地此其誤者四也

三十七

弱水

諸儒亦知經於流沙弱水皆嘗主西爲鄉故其爲說未嘗不於西域乎求之卒有不通者患在限雍州以求西而不能廓四海以求西此四誤者之所從起也自漢以後言地理者亦疑張掖之水爲不應矣故志隋史者既仍前語紀弱水於張掖而又別出弱水於扶州其意蓋欲並堯都以求正西理則是矣而於古記絕無並附故談地理者不正也唐史東女國居康延川其城下有水南流又小勃律居孽多城臨娑夷河史家皆以弱水命之此其辨方正位比漢儒之指張掖則差有理然亦無所歸宿也東女於唐在吐蕃正西其境東接茂東南屬雅小勃律雖在吐番西南去蜀亦自不甚遠故其酋詣書唐人曰勃律唐之西門則其迫近古梁州疆境既已可見史又明言其水南流是殆樊綽蠻書中南流四大派之一若因其介雍梁而鄉南海命爲黑水則有其理矣若舍南流不證而彊以爲西流之弱水則其理之必不然者矣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爲其四方之皆有海也而九州之川隨所鄉以歸其海故黑水之南四瀆之東後

世知此東南者天地之東南也而獨至於弱水之西顧不濱西海求之而散漫他擬其能當理而協經乎古語曰禮失求之野非野之足信爲其所從傳者之古也諸儒之論稽之地理而不合既皆如此無已則寧以初開西域時古傳爲正乎則禮失求野之義也

三十八 弱水

漢書條支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其國有弱水又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合是二者言之則于闐之水既已西鄉而達西海又弱水之傳出於古初未爲諸儒飾說之所汨亂其於天地四海足當正西一面大與經應與其從鑿空之說曷若信求野之實況水流地勢又大有可以稽據者乎以史推之于闐之西其次比而可達西海者莎車疏勒罽賓大夏大月氏安息條支固皆塗逕而諸國之水至條支者又必以大月氏安息爲向則大月氏安息者其在西域之西最爲衆水下流也此地淪於戎狄夷人無文字可考而尚或有紀者大月氏四封所指畧徧西域諸國而其國之距安息自東而西凡四十九日行道里亦已遠矣而漢使者至安息其國兵道致者凡數千里故史臣稱其國土比西域最爲闊大也合二國土著之廣而其間有所謂嬀水者實皆徹貫其地又遷史所記大夏餘衆避大月氏徙居大宛之南者其境土至與身

毒于闐接比則其距安息亦可謂遠矣而其國都亦在嬀水之南則此嬀水者凡于闐西流必皆會注其中以入西海甚明也雖大夏東南其水不見載籍然史既明謂于闐之水皆西注西海則國境之西乎南山者皆此水之所注而嬀水者又其下流之大川也總其源流而揣想之其地望殆居西域之半天下之水其能與此比大者亦少矣且此地弱水積石既有其傳而數千里西赴之水獨此嬀水爲大臣意弱水決不出乎此水等類其謂西王母弱水皆未嘗見者則世遠水名更易人不知此類之爲真弱水爲耳若舍此水不證則合天地之大無他西流可以應愜經文之謂既西者矣是得並古傳地勢而力主其說雖背違諸儒歷世之傳有不暇恤也蓋世有航海而求東越以爲底止者暮夜暗冥四顧不見垠岸其舟人以意雜指固有以西南爲東者示有真知東之爲東者莫適爲正少爲應望之月升於海東四方於是有位向之妄指西南者不待攻辨而自知其非蓋天下無兩月四方示無兩東有不容以虛辭執是說也即張掖河之終趨於東居延娑夷之正鄉乎南不得以預乎弱水既西之喻也

三十九　弱水

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苟有不必用力者爲禹置之不竟也禹嘗身至會稽衡山矣而涮河洞庭竟不入經

至於濬川距海雖包四海以爲之言其實未嘗四極乎海也四瀆之入東海黑水之入南海是誠致功而至之矣若水之在冀州以北者雖賦政所及如遼濡溯易滹沱亦云源深流長而經無所及況可求其極於北海也乎西海之地從安息距冀數其地里尚未至萬漢唐兵威且能及之則帝堯盛德豈有不能徧覆者哉然而聲教所被不越乎流沙以外姑以禹迹爲限者有餘不肯盡之意也儒者因陋就寡不能推堯德於漢唐羈制之外而顧慼聲教於禹迹積石之內不獨事失本真而爲體亦已損矣故 臣本其實而正之孟子曰水逆行謂之降水弱水之當西如四瀆之當東也堯之時弱水必嘗

壅溢而東行矣則居其地者必嘗不得其寧禹故從而道之道之而至合黎向之東壅者既皆復故則逆行者順道而禹亦已矣其達而無所治事者固不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波委之入流沙此非夫行其所無事者邪故書之於雍特曰弱水既西而於道水不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若夫合黎之在何地固不可意度矣而流沙亦難指執也外夷之地與中國大異其在中國壖埴壚泥不同其物而同於爲土外夷之地土少而沙石多其爲沙者殆不啻大半也且末之域有流沙動以三四百里計澆河黃沙亦餘百里而匈奴大漠乃至二千餘里其他如靈武之鳴沙踐之有聲燉煌之

流沙隨風流行特以異見紀其餘以沙礫之故城築耕
鑿穿井鑿渠不得致功者所至而是殆不勝紀若執其
一地一障之有若沙也遽以流沙配合古語而曰流沙在
此則弱水亦當在此者此從蠡管而論海天全體者也

四十　黑水

梁雍二州皆指黑水以爲之境大畧橫帶天地西
南之半則是水也縱不得與江河比大亦決不小於
淮漢濟矣而歷代地書定著其地既與經文不合
又皆枝脈小流決不足以辨別二大州疆境也經曰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則知是水特出南流
以入南海不與四瀆皆東苛即夫水之南流而介乎

雍梁者以求之庶乎其有歸也古今之言黑水者多
矣舍其不近雍梁者不論或雖近之而末流不入南
海則亦不足並經而言也隋志扶州黑水賈耽以爲
三黑水之一然究其終極乃逐合白水而注諸嘉陵
之江則源流既入岷江與經全異不足考矣孔穎達
援酈道元所釋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
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其說雖出許叔重而增
益以入南海者道元也賈耽杜佑最精地理悉不易
其說而佑之言特加緣飾曰經三危山過今南溪而
入南海又於南溪別立一目曰黑水自北南流經此
以其言而觀其源流似甚確實然臣以地理考之悉

知其誤也蓋南海者今交趾二廣之海也漢張掖者
唐之甘州而燉煌者沙州也甘沙之水皆入積石河
河流竟東則其水已非南鄉況積石河既在其南亦
自無緣可以截河南過孔穎達亦知水經之誤矣然
史傳別無水派可以應釋此經於是傅會其說曰河
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得越河入于南海其說巧矣
然臣知其誤也河之上流即于闐之南山其下流與
甘沙岸河而對立者即秦河南唐吐蕃也大積石河
源實出于滇南山之北是山也其岡麓連延東行包
河南接秦隴眞達長安之南亦名南山若自上流有
伏流可入南海不知此之南山橫截其南幾近萬里縱
能越之以度何理可以越之而入南海則謂積石以
西多伏流者既不可達矣至其下流與甘沙對者即
正秦河南地也河南並河其大川爲洮洮既會衆流
以北入於河縱有伏流可以越之而南其不能逆行
南上越數千里以入南海亦顯然可見者也夫惟張
掖之水既於南海隔絕如此則其不能自通南海也
固矣杜佑于燉煌三危之下又曲爲之說謂自三危
經南溪而南流以入南海夫南溪郡者於唐爲戎州
於漢爲犍爲也地理志棘道南廣皆犍爲屬縣班固
之言曰符黑水出南廣北至棘道入江此之符黑水
即佑之謂黑水者其大源既不南鄉而又以江爲歸

是安有自北而南之迹其於不能終入南海大自可驗而佑之三危又在燉煌中隔東流之積石河又隔北流之洮水設同源委如何可接臣故得而議之

四十一　黑水

雍梁外徼久淪戎夷載籍既無可考似難證定矣然臣嘗以爲天地四方有定位雍梁之與南海有定方禹貢所書有定向若據經辨方揆之以理而命其處亦猶有可言者今川陝徼外古雍梁交會之地也此地之水苟其源委洪長且南鄉以入交趾之海自可理推意定而況古記班班有可依據而言之者乎臣於是即此理而得二書以爲之證焉漢志葉榆貪僕自滇嶲故地南行接會　勞水終入南海會其源派近三四千里又滇池有黑水祠在焉可以爲證者一也唐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夷而著爲蠻書以載其所見山川曰蠻水之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區江西珂河麗水瀰諸江皆羅絡西南諸夷而南入大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三危山實臨峙其上故臣又采之以爲一證也臣之援此二據者雖未能必其孰爲黑水而黑水決不出乎此爲其介梁雍鄉南海正與經文相當故也樊綽直以麗水爲三危之黑水其語必得之夷俗所傳然臣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合二大州疆境又三危既宅載之雍州則三

危當在雍不當在梁今以唐史考之驃在蠻爲南在蜀爲西南於海亦爲西南一角而麗水西行入驃始得南海則恐雍境決不斜入梁徼如此之多也至其所稱西珥河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其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兩州綽及酈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鍾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凡其名實悉皆可證矣而古黑水祠又正在益州即其地也班固著　諸地志本不爲黑水立文而其名自與地應又其水流正南以趨南海此爲無意傳會而事實自契其可據信莫此之明也不獨此耳滇葉榆既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甚遠宕昌戎即三苗種裔與三危之敘三苗又爲相應故雖不敢遽指葉榆爲黑水而其面勢迹狀皆與經文協應不至如甘沙所記藐不相及也且又有可證者禹即四海之大別爲九州州兼後世數十郡地其疆境所畫可謂闊大矣如用諸家之說以黑水果在張掖則張掖者南距大河無數百里禹而畫爲梁雍之境不以大河爲限顧越河而北割數百里以爲梁境何其瑣細不與他州倫也此又可以見黑水之決不在張掖燉煌間明也

四十二　黑水

自隋以來世固有併疑甘沙弱水黑水之非眞矣故隋史既著黑水於扶州而弱水亦在屬縣其意亦疑

雍梁交境不應如許遠在西北故又采合扶州弱水以著之志示與雍梁比近焉爾唐史因之遂即西南夷而著弱水故東女城下南流之川小勃律國中娑夷之河皆明以弱水名之董辟和附此水爲國遂名其國爲弱水其種族居此水之西則又名弱水西悉董王凡此數者雖皆以娑夷河及康延川正爲弱水然康延川之水唐史明著其向以爲南流固與弱水既西之語大戾又東女爲國近吐蕃党項且與茂雅州接而小勃律自言其國爲蜀西門則於蜀皆爲正西也夫其地既在蜀西而金城南山又扼其北則其謂向南而流者不獨康延川一水也雖娑夷河亦無

緣能西北以行臣於是背南山而命其所向主南海而要其所歸既皆審其南而不西於是寧違弱水舊傳而主東女之水附著葉榆以爲黑水益有見也其方鄉委曲之與黑水相應而中不當爲弱水者則具本圖及敘

四十三　正誕

古語曰畫工樂爲鬼神憚爲狗馬狗馬可較而鬼神不可究辨也故臣之揆地理以論禹貢也其在中國版圖之所奏上則據之其在外域兵師使節之所親見則采之然猶反覆質諸經而揆以理俱無所戾乃敢主以爲據若世所傳山海經穆天子傳淮南子之

類所記山川名物類皆卓然奇詭如誕工之寫鬼神
懽恍無著不可推執則臣皆不敢引一語以汨經也
近世晁說之訓釋禹貢特爲博洽信甚有補而亦不
能無恨假如一事而兩傳則寧舍經不信而本此數
書以言之其小而雜者不暇盡論惟其大派該貫天
下如河與黑弱二水尚未免不與經合臣苟不因說
之之言究辨數書之誤則讀經者惑矣晁所援山海
經之言曰河弱水黑水三者其源皆出崑崙故東北
爲河西北爲黑水西南爲弱水夫三水分注三海則
於其發源之地槩之禹迹不啻太半安有一山而能
獨爲如是大源也歟禹本紀誇言日月所相避隱以
爲光明班固已嘗本張騫以闢之矣唐人兵威信於
西其師行使聘　所見最詳雖指金城一山以爲名
與古崑崙同然山隸臨羌不能充滿一縣亦合有日
月避隱之事杜佑又嘗委曲以辨之矣晁氏顧乃引
爲經證何也晁氏亦知三大派者雖曰以崑崙爲源
而流委在經有所謂既西入南者皆不可並積石而
加傅會則又援淮南子而言之曰弱水出窮石至於
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絕流沙南至南海於是引弱水既西一語而曰是經之所謂黑
水而同入南海者也夫經明言餘波入于流沙則所
入者乃其餘波明非正逕安能絕之以過哉又晁氏

以三大派者皆在河北則黑弱二水尚無絕河入南之逕不知從何地南度而與之會入南海耶又弱水既西一語再三詳味了無會合黑水意度不知晁氏何以云然也此無他皆因信詭書以爲實録已而自覺無所底止則不免因誤生誤以至支離焉爾晁氏信書之誤不獨此也其本淮南子而言三江曰江左還北流至開母之北者爲北江北江者自江州逕南康饒歙湖至常入海而開母者毗陵之山也夫開母之名古今不見他書固類畫工之畫鬼神遁迹於暗昧而晁氏與之推求左還北流之逕又亦甚違地勢也南康水出江州之下而饒之水不通歙歙不通湖

凡其所敘率皆逆流而中高有隔礙此重信淮南子而求以配合之過也臣以是知書非正經正史皆難主信也臣既不采此種書語則自無由立辨顧因晁氏引以爲證恐其說浸以汩經是故不得不與諸書者辨而非主與晁氏辨也又桑酈二子其相與述作水經臣皆祖本其說以立經緯至其譌誤亦不容默循其失也且桑經之敘三江也曰岷水至牛渚分而爲二其一過毗陵而爲北江是可言矣其一爲南江乃逕宣城之桐水而至長瀆又東而松江出焉以今地理言之則是自采石倒流而上廣德越廣德中高之地而注太湖以爲松江其誤孰甚焉水經郡縣山川

皆本正史以書於事情最爲精核而博聞生誤且猶如此況舍正史而信誕說其可據信也乎故遷固之論曰言九州者禹貢近之矣若禹本紀山海經放哉杜佑於是疑此等皆孔子刪詩定書以後尚奇者爲之其詭誕與緯書越絶同科故如范曄所采廩君盤瓠等事皆不足據臣深以三子之言爲不詭聖人也夫誕妄之說尚不當雜之史傳而用以證經可乎

四十四 地名

馬融鄭元王肅俱言三澨爲水名許叔重釋其義曰坪增水邊土人所正者其說不同如此則其地自應無所主名也案春秋左傳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於

勾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服虔或謂竟又謂之地京相璠引杜預爲據曰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之淯陽宛二縣淯水之淯又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所指半以爲水半以爲陸而鄭元及劉昫指言在堯縣界也凡此數說鄙道元皆不肯明主其爲孰是但傳疑耳臣觀三澨在荊於後世正隸楚地而左氏所說四澨者又皆隸楚若使伐庸師漳敗吳縊薳此四事適闕其一不見於經則其當三澨之數說者其必以應三澨矣故夫古事無親見之審與傳習之實不可臆度也而世儒方

執相去數百世之地名偶有一字相近者遂以傅經而言豈不舛哉且夫山川名稱隨時變易古今是不一事有因聲近而訛者如邾鄒漾洋是也有傳寫之久而訛者如圁水之爲圍陰屯河之爲毛州橐皐之讀如拓如絡又轉拓爲拓以爲拓皐則全失其初矣又有不因轉誤直變初稱如九州之名至于今　而雍豫梁二者遂不復得爲州名則其他瑣細者尚勝究尋哉而何可憑後世名稱以考古而求禹迹也邪臣謂言禹貢者要當不失行水本指而他事當在所畧且夫辨方表境則高山不可不知所奠緣源討流則大水不可不知所向此二者禹之施置規畫自此出

經此之不察別無所主執以究本指是不可不畧也自此以外水行所次亦爲要證而其地名山稱隨事訛變世遠莫之可攷若欲執一據以爲信未必諦審而疑證所及有時倒易東西上下味者執之反爲經蔽臣故不免詳言也

四十五　鳥鼠同穴

經於鳥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道山曰西傾朱圉鳥鼠其後敘渭又言鳥鼠同穴蓋其先單言鳥鼠者再而合言鳥鼠同穴者一耳占三從二則鳥鼠同穴已見其非一山矣攷之水經桑欽止曰渭出鳥鼠山無同穴之文也地說曰鳥鼠山

者同穴山之枝間也據此則烏鼠同穴自是二山名
也孔安國曰烏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山
此說甚怪而本之爾雅臣不敢據議其非也鄭元之
時已知此二名者當爲二山矣而疑經之烏鼠同穴
蓋嘗聯文則又爲之說曰烏與鼠飛行而處者其山
爲烏鼠及其止而同處則其山爲同穴且曰烏名鵌
似鶻而黃黑鼠同家鼠而短尾穿地共處鼠內而烏
外此不惟謹並爾雅且亦兼存烏鼠同穴之文兩冒
而俱言之奚有一而合也然其理有可疑者烏鼠異
類自不應相牝牡設使有之之二蟲者何知而能飛
行止宿異處同歸不踰其常邪況水經所載二山之

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言烏鼠飛遊各爲一山而
其所宿又自一山推之於鵌尚或能之若鼠而絕水
必待泳游乃得越過其於同穴理不能當蓋專意傅
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於杜彥遠則以爲同
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養張晏以爲不相牝牡最後杜
寶大業雜記有曰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
煬帝謂牛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鵌其鼠曰鼵鼵當尾
短今長何邪洪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此
說也杜寶以爲可以傳信故書也然煬帝好奇尚諛
宮禁之內高德孺且指野鳥爲鸞今其蕩遊無度荒
遠守臣彊取鳥鼠配合古說以來媚悅固不足信而

穴鼠尾長短已與古記不同蓋知詐罔也李吉甫郡縣志曰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鳥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黃其氣辛辣人馬若中之輒病是說也使誠不安則隋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佞凡事迎逢煬帝當其致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種語質其欺諂耶吉甫雖信傳聞而著之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鵔色爲黃黑而今以雀爲青雀不獨隋世之鼠尾與古異而唐之傳雀色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信載攷其說以爲山在縣西渭水所出三源並下則正與地說所謂鳥鼠者共穴山之枝間者合也然則鳥鼠山者其同穴之別枝歟渭出其間凡三其源而下

流乃始參會此三源者又皆經禹疏道特鳥鼠一山獨大故經之槩敘山川單言鳥鼠者再蓋舉其大者言之也鳥鼠之山雖大而渭之發源不止此之一山於是敘渭所始兼舉而並以言之故曰鳥鼠同穴也參據前後其爲兩山何疑而何用傅會之怪誕也且酈道元最爲尚怪其敘注諸水悉取小說異教奇聞幻記以爲實錄而獨于此不肯主信也於是前敘渭源則直引地記以明同穴別是一山後於嗃鄭杜張四說又皆存之而不以爲是也夫平時尚怪者至此尚疑其怪則眞誕矣臣之詳辨乎此者止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鵔色黃黑至唐爲雀而特變青則其誕

又可以質而世猶信之於以見古事之出於隱暗荒遠如水味地脉皆不應引之以紊古經也

四十六　田賦

禹之定賦也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子之敘書也曰任土作貢則九州之田宜　皆與賦相當也今者之經其相當者亦之一州爾荊之賦至高於田五等雍之田至高於賦五等此其故何也孔安國曰人功有修有不修以理推求當必有之然無故事爲之證也或曰賦者直記其米粟之出於田者耳賦之外有貢焉併貢而總之以爲賦入之數故高下相補除而田品賦等自應不齊也是說也臣求之經似亦有當矣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禹貢之貢即孟子所謂五十而貢者蓋其一代賦名也夫其爲貢雖與助徹同爲什一而其制之所以取名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其所以爲什一也載攷之經亦然之賦必待作十有三載乃同者亦居東北最下河害特甚他州山川土田久矣其就藝又而亦高避水者今而始得降丘宅土也自非寬爲之期使加功歲久則無所謂數歲中校可以起立貢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三載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校數歲以爲常者經固言之矣況經之敘則壤　成賦也其必待六府孔修之後則土未出穀庶土雖可交正禹猶未肯

遽以賦則也然則則賦之本於歲校益又可證矣孔安國之以人功參田品也者豈亦有見於此邪

四十八　田賦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百畝而八家別自各得百畝之入此其所以爲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單出公田設非稔歲必不於公田之外多責一穗一粒此所以田之與賦常相什一而無時輕時重之異也夏后氏之制一夫受田五十畝若歲豐凶則隨田所入以歸公上則與周同矣而又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於田品之外參移歲事以爲品則也田品

信有高下矣官又有籍其歲入而參記之閱數歲而酌其中以定多寡此其意以爲加詳而不知適以致弊也歲校已定多寡莫易異時歲事不必常如參定之初於是所輸始有偏矣當樂歲而粒米狼戾則歲校所取比之十一爲已多故龍子而亦取盈焉則歲校所得以議之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此其田與賦所以有時而不相應也雖然聖人立法猶有可議者歟善乎蕭門蘇氏之言曰貢之不若助也徂豆之不若盤盂也肉刑之不若徒流笞杖也古之人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地者得藁秸而安矣自

蘗秸而後有筐篚也自筐篚而後有温麗也此貢助徹均爲什而所以什一者不同蓋見弊而後知所以救也

四十九　鯀

治水之功不成於鯀而成於禹不曰鯀之措畫皆不善而禹皆當也第鯀之大致乖錯久不能就緒故堯輒以付禹也鯀雖以障洪水殛死然而猶以禦捍大災大患得列祀典則豈其無功哉其既更九載而見殛也以時法言之經曰三考而績用不究自應黜幽其殛死云者非戮死也猶冕於放殛不得生還云爾記言鯀之殛死與舜之野死聯文則亦可以類見矣不然鯀之罪豈輕於三苗三苗之不死而鯀死豈聖

制哉臣以其時攷之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告成功之年也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又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以辛壬癸甲通鯀九載而得年正十有三年也是禹獨任水事之日淺而鯀創立規模之日長也故記禮者本其所自而言之曰禹能修鯀之功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當是并其佐鯀之年而計之與禹之代鯀正當舜禪而其所從佐鯀則堯時既受舉用矣舜咨四岳有能熙堯之載者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夫水土之功既歸之堯司空之官亦非肇命禹非堯而孰舉

之也堯舉禹以佐鯀禹因鯀以成事而世或不察以爲舜始舉禹代鯀也凡古事如此者多故因事以槩其餘也

五十　夷夏

禹之道河自積石積石之在後世者不常爲中國有黑水之入南海當在交趾弱水流沙俱在西域絕西蓋三者必皆受命中邦禹故敷治焉苦其不然其民既不可役禹惡得力而給諸由是言之此時臨制所及亦廣矣世傳百越至秦漢始隸屬中國舜陟方至蒼梧葬焉今湖廣皆是其地禹之會稽又正越也則百越者亦受舜臨制也朝鮮於後世爲高麗隋唐

推混一之鋒不能克服屈人以箕子國焉夷人不拒也今合此數者論之古帝王之所臨制比後世特廣其分疆畫野列在侯服者豈容有一夫非類也然禹貢九州有夷者六更三盛王相與蒐除不若歷世滋久而徐有戎淮有夷蜀有羌驪髮晉洛皆有戎狄荆吳長甘爲蠻臨越又多不入版籍甚盛德遠覆者如彼而異類之錯近地者顧如此古語有之堂上不糞則郊草不贍曠芸今其遠近之宜乃差殊不可臆度此何理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君有天下與後世異書謂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者非富天下也能勝其大而主制之其所以爲君已繇古始以來受地輸貢而爲

侯服者治致其詳詳則事如律度其朝貢賦役法則誅賞繩繩一軌者是也若其但受羈制而已則治致其略略則威懷無犯如所謂賓服王享其心歸焉則既足矣無復他有責取也此其爲四海一君者然也自秦人併六彊國取亘古侯服而郡縣之於是始認天下爲已有而以生齒貢賦悉籍御府爲富其羣臣上帝皇之議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所未嘗有五帝所不能及宜上泰皇號也夫惟狹小千里畿甸而奉大其能郡縣四海以加高古先則豈復庶民云哉富天下

聖人之治其近而可略者既不竟矣荒忽之地乃肯遠就操縱者何也覆之者厚而責之者薄也後世得地則數其貢入有民則加之役使此所以難於服從也帝者之世差遠近而定朝制故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至於荒服僅責之終王終王者即周之蕃國世而一見者是也名爲率附終一帝王之世纔責之一來其已簡矣書曰明王謹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當其賓德而來無所責貢特隨其方物所有以爲之獻如行人之寶摯肅慎氏之楛

此乎必不得已在吾度內如有扈嗣侯乃爲出師不者雖以禹征苗猶逡巡不輕自前其後訓齊不格亦止於竄移首惡則遂已矣由此言之苟其不甚害治則驅世處之夷而出不毛之地聖人不爲也蓋今世有猺峒者歷千百代而嘗自若雖極盛之世亦存之不去以其不甚害治而已若夫錯居而有犯聖人處之則有道矣蠻夷猾夏士師明五服五流以創懲之其謂猾夏者正指其出巢穴犯治境也若如世儒之論必至於幽鎬焦穫皆受侵轢乃名猾夏則五服五流士師且得施乎夫子之兵萊人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即此不法之存於春秋自然也此法苟明止使

茫昭德致而無　財費責之不又廉矣乎及夫西旅
獒貢稍涉怪奇則大臣已嘆異作戒懼遠人自此不
格其責之輕大抵如此彼其服從則無費不率則
有禍顧何憚而不庭也若後世則有甚不然者矣隋
唐征遼亦聲其　罪以爲師名其實則有楚子縣陳
之心焉自非力竭兵盡其決不肯自歸矣使如周置
箕子既撫綏之又絕無征求其何用抗拒以自窮黷
武禹竄三苗于三危實華人於其邦域之中意猶周
以朝鮮封非其國之人也三危安之知其無所害于
已楚越已遠故其於近服時節禮度有不預者戰國
時至謂楚越舊不受制苟卿子亦自指爲荒服矣然
舜禹南巡狩盛人徒會羣后方行其地既又葬焉爲楚
越不寘疑於雲夢之遊也此上古後世之分也

程尚書禹貢論下

後學　成德　校訂